

萬載縣志卷之十三

萬載縣知縣汪元采纂

藝文 上

志以記事文以徵志志之有藝文也凡境內政治敘述造作興廢及名勝題咏皆得備載然不關切茲土則不勝錄焉間有宦遊別省爲名公贈遺或家乘藏稿亦必采其人其文有關世教足裨風雅者錄之以見康樂之遺不乏文采風流膾炙人口也若比年勅建修葺紀識不忘與讀舊志而興起撫景唱酌淋漓弔古亦附於篇以博高明一晒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一

御製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

雍正三年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邇又安兆人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初稽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卑以駐牧之地其居雜番羗密近甘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厪於懷旣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清海部落扎什巴圖兒等震讐承命

聖祖仁皇帝因沛殊恩封爲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

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三十年以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封號尚冀革心輯寧部衆而羅卜藏丹津昏謬狂悖同黨吹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藏巴扎布等實爲元惡謂國家方弘浩蕩之恩不設嚴密之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脅番羗侵犯邊城反狀彰露用不可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者大保公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聲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所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青海碑

二

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禍思愆束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剪滅之計以方畧密付大將軍羹堯調度軍謀簡稽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于仲春初旬禡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電掃風驅搜剔巖阻賊徒蒼黃靡潰窮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毋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日軍士

社廟  
受俘之日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張皇  
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爲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番羗  
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康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  
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旋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青海俾

三

也宜刊諸珉石於大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爲之銘  
曰

天有雷霆聖作弧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邇維此青  
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  
祿富負其阻遐禍心潛搆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睠言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旣清西陲攸  
震爵號洵加示之恩信如何兇狡造謀逆天鼓動  
昏憝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桓虎貔爰  
張九伐王師卽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鼙鉦  
蠢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

嶽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  
悔戾當剪而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擣其巢踰  
歷嶽嶇坦若垆郊賊棄其家我繫而獲牛馬谷量  
噐仗山積蹇兔失窟何所逋逃枯魚遊釜假息煎  
熬師以順動神明所福旬日凱歸不疾而速殪彼  
逆謀懸首藁街獻俘成禮金鼓調諧西域所瞻此  
維雄特天討旣申羣酋惕息橐戈偃革告成辟雍  
聲教遐暨萬國來同惟我

聖祖親平大漠巍功煥文邁桓軼酌流光悠久視此銘  
辭繼志述事念茲在茲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青海碑

四

清釐萬載縣田賦記

李芳春

余以康熙癸卯孟冬受事袁郡始至之日按所轄四  
屬賦役完逋獨萬邑逋歷年正項貳萬伍千兩有奇  
又南糧染千石有奇駭愕久之因謀諸寅屬暨紳衿  
父老詢所以致此之繇或云萬素稱瘠壤自兵燹以  
來兼以水旱頻仍民多流亡田在草間致生計無聊  
徵輸日縮或云萬俗澆民頑以逋賦爲得計其天性  
也前此守令以萬投劾去未可指數或云萬之田賦  
以歲久弊生甲戶不清飛詭日甚影射負欠職此之  
□然無如險詐千出雖大撓不能窮其算而廣漢之

發奸摘伏無所用其神也余伏而思之夫萬邑壤瘠民貧固矣彼撫字催科責在司牧謂何古人有惠愛及民而轉下考爲課最者矣若云俗之旣澆則三代不易民而治誠如魏文貞言當盡化爲鬼魅豈篤論哉獨所稱日久弊生負欠之繇差爲得之而逞逞以未能清釐勝任告訕嗟乎天下事顧力行何如耳豈真有終不可治者哉因細繹冊籍徧稽人戶首取萬之總書列于庭而詳訊之得其飛詭奸弊狀繩之以法悉輸服無辭予遂以是冬單騎抵萬大告通衢覆察圖甲糧冊多寡不等收除溷殺有一甲而載幾百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清釐田賦記

五

俾甲甲有糧戶戶有丁去從前偏枯之害矣更定催頭之法簡優催趲面諭過糧人戶設立串票官給印信亦發催頭註明年一輪值候十年大造方許關會收除不得如前私擅過割以滋弊竇然後勞苦適宜飛詭得清逋欠永飭嗟乎余於萬邑往來道路幾年其車轍馬跡雖祈寒暑雨衝冒霜霧如一日也每以田糧事就訊者必爲曲折清理雖至再四不敢縱喜怒生厭倦或庭質一時難據必單騎躬詣其地親眎其田數之有無地畝之荒蕪期心目瞭然方行讞斷其果有蕪穢不治及地近深山人跡稀少者必爲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清釐田賦記

六

之設處牛種相地誅茅務安集開墾而後已今萬之士民亦似稍信服而以從前之因循陋習爲非計因是國課無虧民俗臻美積蠹旣剔康阜可期予且得以告無罪於地方而道官謗孰謂萬爲俗澆民頑而終不可治哉謹爲粗記大畧一以宣上臺相成之美一以白吾萬積逋之誣後之蒞茲土者鑒予苦心而畱意講求加務清釐焉或未必於萬無小補卽謂余爲萬之田賦草創者其可也各册俱存開卷如指掌不復贅

記

徐令修縣治記

宋徐昇邑令

萬載本高安故地初置場隸于洪僞吳順義元年也後爲縣隸于筠則南唐保大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割屬袁州則開寶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城而復舊名則紹興元年詔也筠袁俗險而健訟有珥筆之號茲邑雖例蒙惡聲然民淳訟簡風俗特異其產才代不乏人義烈慷慨則有若藺相如風穎秀邁則有若謝康樂謀略佐主若□青陽雄健授兵若鍾南平皆世居其土遺址具存遺風可想焉邑之舊治地勢隱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縣記

七

二

然負山帶江民安物阜逾二百禩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陷豫章判將杜產率羣盜乘亂焚劫明年正月胡騎長驅蹂躪自是井邑化爲丘墟繼而劇賊曹成馬友輩支黨蛟聚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我郭郭血肉我生靈狼殘虎噬歲無虛日而邑境殆無噍類矣紹興二年冬昇被命謬職宰字于時潰寇劉忠張成各擁衆蟠踞山谷兇焰蜂勃也縣官日與編民駢肩穴處以避難無復辨高下胥吏與案牘竄遁類脫兔首鼠無復恭衙喏士庶捐老弱棄墳墓而散徙無復安土計余視縣治故所則林樾蒼然因歎息曰昔衛

有狄人之難渡河野處狼狽失措文公營楚丘建城市立官府民始有所歸而國由以興且縣治者所以臨衆庶施政令之地主德宣焉邦賦理焉民訟聽焉今圯廢若此何以安集夫民社哉乃乞師以靖兇殘而扶療瘡痍招撫流亡比年賊退民漸有生意遂以八月丙戌剪榛莽斥瓦礫鳩工度材庶役竝舉己亥建柱架梁辛亥遷入視事且督促焉九月丁卯落成於是宴寢之堂聽訟之廳與舍獄事筦庫倉廩庖厨賓廡各有攸序而崇卑廣狹率視故基者仍舊典也寸木片瓦悉取壞宇棄材而罔由科斂規模簡儉粗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縣記

八

三

庇風雨而不務壯麗者惜民力也方凋殘而興土木人不以爲病纔四旬而訖工人不以爲亟者民人離散失所依而喜其有官府也嗟夫自藝祖有天下百有六十餘年間承平日久人不識兵革燕安鳩毒恬不爲慮豈知一旦變亂而窮僻如是邑亦蕩析靡遺今旣修復矣而邑人自兵禍以來得脫萬歿以後見此邑之成者亦寧有幾然則後之生於斯含哺鼓腹於斯者豈得不念此哉故昇雖及瓜將代不可不書其廢興之歲身俾後人有考焉紹興五年立冬日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養吾民也士之仕也以其才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車服宮室使令易非惡以甘美敝陋以壯麗野朴以輕便非過也宜也夫公宮之制內以位敘外繚周垣入則同署出則同門蓋欲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繩以立政體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夫何仕者不假宮營私則安於敝陋此何道哉萬載爲礪帶袁筠俗號易治靡宇腐壞漫不可文海陽陳崇文吏斯士也於是八年矣知其民之可使也乃畱新之南嚮爲公堂北爲退思之所前爲重門旁爲吏宇龍亭有庫居貨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縣記

九

壞爲新天之道也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於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尚嗇之是役之興縣丞陳衡主簿王琇弼相有績以生員彭用中陳鑄來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成化十三年

譙樓記

吳節 學士

郡志記萬載隸袁屬邑在漢爲建城在吳爲陽樂在晉爲康樂五代爲萬載宋元因之山有金雞白塔紫蓋之名水有龍江錦江清泉之號巖之可稱者仙游龍成也橋之可題者雙虹南浦也名宦則有林景達冷應徵諸公以名蹟稱人物則有宋齊丘廖洪諸賢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縣記

十

五

以文學著况讀書有堂科貢有學仙釋有紀物產衆多誠大郡之勝地而諸邑之奧區成化初朝陽陳公璨奉命來宰是邑宅心以仁懷民以惠朞年而政通人和流逋四歸再朞而風移俗美稼穡以穰遂倡諸寮擢恒祿節用費首葺公廨以嚴出入次營學校以崇士風暇日因登麗譙見其棟橈瓦墮風雨污漫歎曰表望在此其凌替一至斯乎乃謀諸父老百執咸曰唯命邑之富民聞之皆願分貲以助遂蠲曰培址鳩工輦土取材於山鑿石於阜建樓五間爲瓴三滴叢以飛桷繫以風鈴繪以丹青甃以堅甃大書揭

其額曰萬載縣又設鐘鼓柶簋刻漏于上以備嚴更  
擇其人而守之惟謹由是黎庶奔走百里而來邑下  
者瞻望麗譙翬飛藻繪沃若咸嘖嘖歎羨以爲昔未  
曾有其遇事而進趨公門者亦皆鞠躬引領無敢差  
池此邑望所以尊隆而政治爲之一新者良以是歟  
一日邑教諭喻淳率諸生登眺其上聚首言曰茲樓  
之成功用浩大必有文墨以紀賢令之偉蹟然後有  
以協乎人心之公論也乃遣秀士二人具書走安成  
徵爲記將以鏤諸石予惟麗譙通邑之表而四遠之  
所觀望也况考景定時以修政務祇麗更滴以警閭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縣記

十一

閩皆事之大者也昔在宋時張希顏知萍鄉殿直范  
延賞過焉夜宿邑邸聞其更鼓分明知其必有美政  
歸以語大臣張詠詠然之薦名于朝遂登顯仕今賢  
令陳公爲政清明愛民如子平徭薄賦市不易賈孜  
孜焉惟務耕稼是勸比希顏之政勤勞過之矣今建  
麗譙以壯觀是邑豈特更鼓分明而已耶使節所經  
必有稱道以當薦剡者於遠大之望端有可期不但  
闡乎百里之材也於是爲述其興造之始用工之詳  
次第以記之用壽之具石以垂永久

萬載縣新作譙樓門廡旣畢知縣趙君中謂其主簿黃自中曰斯役也迺縣丞馮君原禮實力其事具有牒縣之辭盍徵而書之以記其歲月用示方來謹按其牘曰立綱陳紀守職奉公理廢復新宜在規措叨承 王命共撫茲邑欽奉律令公廨官舍修理勿違敬遵罔怠斯縣湮戚兵燹之後雖已建立廳事修葺未備爰有北門城樓暨空閑倉宇俱係劉氏敬與姪明德屯據時所爲軍民墮毀將咸廢物遂理喻其居守者戒市民拆運其木瓦柱石勸率各都里長供給工食仍添助蓋瓦兼自捐己俸贖布帛犒勞工匠乃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縣記

十二

弗克共落成爾乃相與備述其語勒諸石以告夫後之人又明年秋杪之朔儀眞黃自中謹記

修寅賓館記

辛金鑑

古者握髮吐哺以接四方之士必先設館以停高軒凡以寅賓也我萬賓館之建由來已舊迨官署壞而館亦廢康熙丁丑年邑侯何公重修縣治堂廡譙臺罔不聿新獨缺寅賓一館遂至我客戾止無所托足惟投刺於闔者以聽進止非睢簡褻亦冒嫌疑我邑侯汪公蒞治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因念令長一邑百里之內咸所托命若惟杜門謝客不接一人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寅賓館記

十三

八

不聞一語是直自蔽其耳目也乃循舊制率二三紳士建屋三楹於譙門之右潔其堂奧繚以垣墻而晉接有地矣嘗聞禮有主人敬客客敬主人之文蓋言客有嘉言懿行足爲主人所取而致某敬以故素心晨夕交相引重倘士不自愛或私謁而背公或干牘以營利或爲暮夜之始則是客不敬主而且致主人之憎拒之惟恐不遠豈非自斥於門墻之外乎臨斯館者必敬以律身更敬以奉上非公不至非禮弗言一酬酢而挹其風裁一話言而關於樂利然後賓於邑多士羣相則效賓於王四國奉爲羽儀庶不負我

賢侯雅化作人寅賓之盛心耳若以奔走趨承爲敬  
趨趨躡□以濟其私特廝役之類耳何賓之足云

祝令新學記

宋楊 愿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於屬邑至今不泯  
萬載介于羣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  
一材令則治道易易爾惟皇宋度曆間制詔州縣立  
學縣治建夫子廟距□治之東二百許步歷時滋久  
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士乃立學于  
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爲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  
乙酉適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託足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十四

九

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  
秀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  
宰茲邑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  
釋菜已事而歎曰浮屠之法吾儒所操戈今寓 舍  
可乎關市之征孟子以爲暴今奪教養之地而居之  
於女安乎盍亦反其本於我心無戚戚焉耳會知丞  
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琪克協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  
更徙監征之舍於他所是乃尊吾道激王氣而順人  
情也於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  
願輸家財以作其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日計者

萬餘經始於四月之辛卯迄役於七月之丁亥莫享  
有宮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厨溷浴庫廩之舍罔不  
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  
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  
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以爲記愿竊觀今  
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  
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  
惟主上厲精爲治綜覈名實至於教育人材未嘗不  
畱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光多士畱駕徘徊又  
明年臨幸秘書徧閱四庫君臣樂愷皆所以風厲學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十五

哉姑承命而爲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馮侯修學記

元虞 集 學士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教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十六

榷茶大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己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祝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舄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完

顏公至道殿棟橈前後簷之交承雷地壞仍薩公聶公之意谷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其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費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之材用之供哉而審以人托之不以頻煩一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十七

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尚廉耻敦厚以閑王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趙令建學記

湯

熒進士

元年春王正月越甲寅八載之間政教大興初

皇帝詔制郡縣首議學校養育人材以輔翼國家以承天休命爲子孫地規模宏遠矣惟創始之政懲前代之失以猛易寬以勤警惰其學校仍舊責成惟急郡縣之吏祇順睿旨虔恭厥職將求其實先崇其文將培其本先理其末咸能出棟宇於塗炭之餘植彝倫於廢弛之後炳如也萬載縣知縣淮安賈侯志通下車卽以學校爲務嘗與士夫履觀故址某爲正殿某爲明倫堂某爲齋舍某爲厨庫某爲門廡某爲五先生祠某爲魁星堂雖平日之間案牘山積方將修舉廢墜補葺罅漏若無少暇以及此者旣而首諮於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十八

丞孔思道暨諸同寅咸相其志然規模之廣狹位次之伸縮工力之多寡費直之欠餘已立者以美未立者以舉皆以素定於胸中一旦委財命工具有條理備物底績各中矩度黜堊丹漆黼黻文章巍然煥然其聖人在天之靈歟抑我侯經營之功同寅贊襄之至也嘗謂法度禁令可以集庶事不可以結人心至觀教化之效仁恩義澤又不出於法度禁令之外故民不期於孝悌而孝悌自興不期於忠信而忠信自立雖任其責者亦不自知其效之至此也且人材之出也固山川精粹之氣所致其成也朝廷勉勵之功

師友琢磨之力人材非聖化不能以自成王業非人材不能以自理詩曰於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此之謂也爲吏者固當以朝廷之心爲心新令尹又當以舊令尹之心爲心噫人材治化相維無窮矣

陳令修學記

張元禎 學士

萬載縣廟學曠治已久廟制自禮殿門廡下迄庖庫牲殺之處學制自明倫堂齋舍外洎廡會食之所  
有廢焉難於力而莫舉有敝焉易爲功而莫葺禮樂教化之地弗急於簿書期會固有司者之常歟成化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十九

戊子海陽陳君崇文以偉材宏局起家賢令來是邑爰自下車謁廟視學卽惕然靡寧慨然興嗟曰令一邑師帥務孰先此於是經營注措以日以年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必欲就之志甫一月廟櫺星門成旣一載學書舍成又數載廟禮殿廡東西戟門學明倫堂成又數載廟庖室牲房學齋東西門內外饌堂粟廩廡宇成其費也弗糜之官其役也弗徵之民或費焉起之而加弘壯或敝焉葺之而加侈麗又從而固厥周垣端厥階陛廣厥塗街由是法制宜有煥然大備廟庭肅肅儼乎 聖哲之臨堂室言言宜於講誦

之樂儒風聿振士氣勃張陳君爲令可爲急當務者  
矣學司訓葉福桂瑀咸嘉君鉅績欲詔之無窮乃諗  
于貳尹陳衡判簿王琇遣生員宋瑤鄒泰來南昌屬  
爲之記夫廟學國家制自有定廢以壞舉之有司職  
固然也而顧有忽焉弗之急急之顧必待其人是何  
異於學者理本固有成厥毀作厥隳非上之人有以  
致厥功弗可歟茲邑廟學固曠治焉久今陳君乃毅  
然大爲一新之諸士子來遊來歌擊茲盛美其亦反  
而有所興哉廟制焉久廢而備吾容有久廢而弗備  
者學制焉久頹而葺吾容有久頹而弗葺者因耳目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

之新日致所以自新而求無負於賢師帥異時出而  
登庸將有以推而大振天下之頹起天下之廢以補  
造化以參天地則陳君之功寧徒今茲右於廟學而  
已

黃令新學記

彭華 大學士

皇明混一天下以來自京畿以達于郡縣無不建學  
校以育人材故當時士無不教教無不用用之於家  
國天下又無不宜焉此其所以時稱盛治而非漢唐  
宋之可及也矧萬載爲袁郡之鉅邑而舊學在縣治  
之東窄隘弗稱凡文廟祭器堂廡號房悉皆因陋就

簡前之有司鮮有究心于是者末興黃君珙由進士承命來宰是邑下車之初拳拳以興復學校爲心然不能以一旦遽成蒞政比三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慮學宮之窄隘則廣之以曠地憂文廟之傾頽則創之以新祠廟後建明倫堂堂後立奎文閣櫺星門舊以木也今則石以易之而巍峻有加泮水池舊所無也今則鑿以浚之而完好堅固禮門義門昔所未闢也今始闢於兩齋之左右露臺躍臺昔所未築也今始築於文廟之前後以至神像之繪籩豆之新庖廩之設戟門之修丹墀之廣號房之造與夫鄉賢祠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一

習射圃廡宇饌堂煥然一新皆出於侯之規畫也經始於丙午夏落成於丁未冬於是二尹黃君仲哲判簿徐君瓚掌教李君仁訓導劉君顯等具其事令庠生鄒泰桺舒請予記予惟學校乃王政之先務職守令者其孰不知之然知而能爲者少爲而必成者尤少若黃君之用心可謂知而能爲爲而必成者矣然則爲斯邑之士者亦宜以邑宰之心爲心務欲窮理修身於未用之先忠君愛民於效用之後上不負聖天子下不負所學則有光學校也尚矣

郭司理修學記

吳

山

尚書  
高安人

萬載學宮故隘陋弗稱制典成化間充拓之歲久就  
敝嘉靖乙丑春郡節鯤溟郭公臨視邑篆周覽悵然  
且啟聖祠宇遠隔而敬一亭奎文閣亦遺址僅存非  
所以遵時制樹風聲也乃屬經衛徐君大旦丞貳王  
君詔市材鳩工聿興役事進學博潘君傑王君維相  
譚君埜諄諭董治焉詔傑等祇受厥成亶亶事惟謹  
首文廟次啟聖祠敬一亭又次奎文閣爰修爰徒爰  
鼎厥新化裁變通惟適其宜又念名宦鄉賢缺祠非  
制則附建于奎閣之東西而儲用有庫蠲潔有厨藏  
修游息有號舍諸凡典籍禮樂之具井井咸備於是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二

十六

萬代仁義禮樂宗主陶範諸賢一以文行忠信爲事  
卓顏唯曾答問仁孝志在者秋行在孝經無非身心  
性命天常人紀所繫故萬世允賴報祀至于今不衰  
然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以身教之也鯤溟郭公  
東海間出也學孔雅志焉持節明刑得情勿喜孔之  
曾也摧抑權勢名達帝聰浩然之氣剛大莫禦孔之  
孟也艱娶者有助弛葬者有禁怠行者有飭無非道  
德齊禮之遺意則其出身加民又皆孔民家法也茲  
而修飭鬻宇教學爲先是蓋推其所得于孔民者以  
淑諸人此其屬意斯文亦至矣哉二三子服儒衣冠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三

十七

誦法孔子苟於身心操履之間漫不加省一旦叨竊  
科第登陟崇臚則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吾殆恐其  
過廟生愧而孔聖之靈亦有戚戚然曰非吾徒矣是  
又郭公之憂也先達爲袁士謀者有曰文當如韓道  
當如張余亦曰操修作用賞如郭也余不敏職列史  
館日以采錄名實爲事是殆不多見者故爲特書記  
之亦俾爾有司爾多士知所興起以毋負郭公惓惓  
之志焉

徐司理修學記

鍾萬祿

邑令

夫辦天下大事者詎僅僅爲一人一時討哉旣以必

爲斷諸己又以易爲貽諸人旣以可爲經其始又以能爲慮其終其爲謀訐其爲猷遠其襟度非尋常可推測也祿今於我侯之修學見之侯自去冬下署萬邑蓋時祿以覲事行當道以萬爲巖邑特簡侯焉侯至卽以右學崇儒爲第一義時建鸞旆以蒞學載色笑以敷教登夫子之堂環視棟宇傾頽齋居廢弛曰廟貌弗肅何以儼臨齋舍弗備何以藏息遂因諸士子請而亟圖修葺之抑欲修之必竟其成葺之必令其固且曰余攝將代固知不能竟然旣舉此念必實做此事求預計可以辦此而無貽後來者難乃計工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四

度費非百金不可第時詘財匱公庭無可厝手於是百方設處立簿勸義先捐己俸以爲慕義者倡而鄉有少叅張公樂侯茲舉也欣欣以十金首助後之助義者亦稍稍湊集積百金之半先以授之學博蔣君又擇諸士中有學行者四人協之蔣代又幾二十金之付維時學博受命偕四子慎其出入勤其督課雖盛暑炎日未嘗離居肆所迨祿覲事回而學宮頓忽改觀甫四月而厥功告成矣今自先師殿以至儀門泮沼及明倫堂文會堂啓聖名宦鄉賢三祠各各整勅一新又於文會堂右構屋三廈以備成德齋之齋

居俾居是室者得免昔日薰蒸鬻發之苦蓋凡學宮  
以內若棟梁楹桷若門壁堦除無不補弊舉缺而修  
之則既成矣葺之則既固矣廟貌肅而齋居備矣夫  
修葺學宮此祿有司事也侯顧以身任其事毫不貽  
祿以設處之難且預辦于始而旋克就緒於終侯之  
謀何訐猷何遠而襟度何超越也祿方欲藉助義未  
輪者開洲以引曲水築堤以固周行令宮以外與宮  
以內煥然相映夫何南部之命倏下而於侯所欲爲  
□愧不能善承也侯諱之孟號泰巖浙之德清人登  
丙戌進士時祿幸廁名於末今侯先祿以倡義舉祿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五

不能繼侯以擴德心然樂觀侯之功成則又思彰侯  
之盛美於不替乃因學博諸士之請敢述其槩云

徐侯新學記

彭天補 邑人

萬載縣有學舊矣倚官山環龍河筆架盤旋虹橋矗  
起蓋天造作人地也學創宋崇寧開至我國朝鼎新  
於趙公中拓新於黃公珙歲久代更十學聚於中睹  
其瓦墁甃礧題榮染桷之屬腐缺黹黹懼無以時遊  
息而肅瞻仰翕然有飭蠱化敝之謀者□省徐侯以  
名進士來治吾萬悉意以拊摩其民而保之若子謹  
身以綜畫其事而理之若家邑時竄鼠潛伏饑饉□

臻民心洵洵侯應猝如宿慮度遙如周嘗時糴賑而  
餒莩者哺矣嚴信必而獮黠者殲矣綏恤虔恪而滂  
沱者兆有年矣猶雅尚文學獎掖譽髦迺大闢黌宇  
而更新之費斥之羨役驅之義不數月而工且竣矣  
今之適學者見其繡屏粉道出入縈紆深池文闥上  
不隱約修廡旁翼左右輝奕又仰而觀之聖廟撓者  
隆垝者堅金鋪相映玉題交輝觚稜特起摩霄迴漢  
莫不堪英風之耳而灼珠斗之目矣于是邑博劉君  
銓甘君棠蔣君世俊庠生袁伯恒彭紹矣輩僉曰茲  
侯績也可無紀乎委記于補補弗文安能紀侯績無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六

已則推侯新學之意以復我師友可乎夫人之一身  
髮而櫛膚而浴手足而澡雪至凡筵器盥服帷庭除  
稍污濁輒涓潔而拂除之以謀爲新而日孜孜也微  
而一心易染以污其新與否又已所獨知而人不及  
知以其人不及知而自欺於獨者何限嗚呼此湯之  
所以銘盤而德之不修夫子深用憂也諸士始望而  
屏屏久且仆仆則起而植之因思吾心得無惟欲之  
仆矣乎其植之也宜敬則新矣又入而門門久且塞  
塞則治而闢之因思吾心得無惟利之塞矣乎其闢  
之也宜正則新矣游衍而泮見源不滯則流淤淤則

迴可立待因思吾心得無易盈而易涸者乎其濬之也宜潔則新矣又進而廡而廟則籌所吟誦繹所咏歌津津焉濡吾吭雍雍焉滌吾襟恍乎昔未能今有得也嚴乎聖賢相對越相儆戒而宜闖其堂奧也惕惕乎自書而夜自夜而晝如循環然吾之日新又新者無已也以新乎身以新乎家以新乎國與天下□幾不負侯嘉惠後學之深意矣故擅毛廐西施之□無益於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令多士誠美材而仁義道德士之脂澤粉黛也尚思所以益其初□新之也哉侯名一唯號次省楚黃蘄水人登辛未進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七

其所植立所闔闢所淵源藻飾馳驟皆足爲多士□者新學之舉特其善政一端云

畢侯修學記

甘士价 中丞

大聖人模範帝王參贊天地亘古今而炳炳不磨者其道德爲堂奧太極爲棟樑六經爲戶牖陰陽爲闔闢五行爲往來六合爲垣宇義以爲路禮以爲門所以羽翼培植者章章如是萬載據豫章上游屬袁郡爲臨瑞襟喉車蓋之上下賦役之繁夥生齒之集輳如蝟如簇紛紛籍籍較之他邑頗更爲劇自畢侯來領是邑而蒞臨之甫下車謁仙師廟升講堂議經□

因睹學宮圯漏久矣恒苦誦莫之能舉其在今日乎  
乃度費捐資以新學宮遂上其事于撫臺院道咸稱  
善報可于是鳩工庇材選能授事自殿達楹自楹達  
門靡不易厥朽蠹拓厥簡陋而又葺瓦蓋堂砌甃爲  
牆累石爲墁架木爲堰增所未備上下競勸不替月  
而迄功蓋不惟廟貌維新而侯之崇正學育眞才之  
實意則篆在萬載士民心膈矣繼輯瑞天朝交章旌  
異推功第一命未下而復畱之仍借民牧大殫宏養  
愈擅製錦之能益振鳴琴之化諸凡作興獎勸美意  
溢于言外無替厥初司訓劉敷李寵樂是役之成也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八

走書屬記于余余曰畢侯鍾歛邑之奇超南宮而首  
出也以茂齡洪才冲襟粹抱風猷譽望嘉邕卓躒且  
冰蘖之操一塵無染與秋潭竝清信爲諸邑先譬之  
鷗鵬振翮凌駕九天神劔天馬射日騰空不煩追呼  
而公土之需給稍加撫字而元元之困蘇躬先倡導  
而俗滋厚興利除弊而地方孔寧右懿行崇實學正  
文藝章縫爭相濯磨而才質之造就濟濟焉學修而  
行端志大而趨正故毋諭賢侯疇昔崇樹卽所汲汲  
于學宮修理右文固已握治本而導化源矣龍江素  
稱袁郡鉅邑也自侯以文教倡學日漸漬性命之淵

士益娓娓向方而文學緣是彬彬起比歲以來射策甲科者幾與列邑比肩今賢侯又復乘拙舉羸嘉惠諸士士有不廩廩嚮風者哉幸在中土故衣冠禮樂之鄉而又藉侯爲之鵠倘諸生中他日有精性命道德之學經述文章顯重當世蓋不啻如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之徒者接跡而出以光耀我國家而於賢侯貞教善俗之化庶幾無負不有裨于今日廣勵之意乎畱任甫踰月倏爾王命寵名筦司樞要霖雨金甌鹽梅玉鉉康濟明世端有攸賴矣吾儕誦賢侯治行津津不置今觀賢侯厝注而奇品可知已余故樂道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二十九

而記之

府先聖廟記

稍節

徐

鍇

邑大

昔夫子稟天地之靈膺斯運之數體山嶽之成形合堯禹之弘度跨三五以傑出邈千載而高步然而日月有薄蝕之運生民有淪胥之期老聃已遊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既沒顧天下而誰宗是以則天以化民屈己以濟物使夫子志在於爲君則當假道百里因基一成受祿以有民然後革命剏物因王法以行禮假號令以濟人然而不屑意以爲堯湯既遠武有慚德樂則有司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儀風俗崩弛皇

網解散是以周流天下皇皇列國訪蓑弘而觀周廟  
昭日月而播微言假陪臣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王  
室因國風而正樂順人情而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  
焉至夫載贄諸境濡足當時止璠璣而救季孫斬侏  
儒而存魯國故令君臣懸解并樹不刊而地靡立錐  
權輕飛羽諭醢雞於道室譬喪狗於東門野罽弗糝  
門徒菜色其利物也甚豐其爲己也至約所以夫子  
欲見於衛妃諸生發憤於陳涉有由然矣漢高甚武  
望魯國而輟攻其遺言餘祀則自闕里而徧寰區出  
壁中而寶東序蓋帝王之崛起大數之中興焉聖曆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三十

廊月照接廡雲征洞戶靜深重簷掩靄微兩楹而正  
坐儼四科而列侍植以美材絳以藻泳靈衣兮披披  
華蕊兮萋萋黍稷令芳籩豆普淖解危冠於季路見  
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存不言而心喻矣昔魯  
恭壞宅於舊國廬陵伐木於孔門金石爲名父老歎  
息然則夫子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風感于心  
而自化是以袁江之上朝爲空同夕爲洙泗用此道  
也若夫敷孔業而無祠宇是猶棄筌蹄而待兔叩寂  
寞而或音衣猿狙爲周公假詩禮而廢冢也是以李  
君炳筠川之靈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啟途懷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三十一

二十五

綬而返國昔之去國而衣錦者蘓秦無守土之實終  
軍無表里之名君之兼總其稽古之謂故分符之際  
勅改君筠州萬載縣所居高侯鄉高城里曰懷舊鄉  
孕秀里君又以私財百萬代其鄉輪稅增閭里之氣  
爲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庠序之作所以  
聳善懲惡記托子敘述吾師也故爲之記

啟聖祠記

辛 磊舉人

皇帝九年詔尊孔子至聖先師禮崇封 父叔梁紇  
啟聖公以先賢孔氏鯉曾氏點顏氏無繇孟孫氏配  
享祀以特廟徧及天下郡縣林侯聯峯起家令萬載

勵政均輸百廢將興大懼廟隘於地弗舉化尼弗行  
無以稱 上意旨鞫之得西堧淫祠可踵而易理也  
以聞巡撫三峯高公可其請迺白於僚屬龔君廷憲  
馮君應軫僉唯而韙之議以克合相地計圖百步有  
奇勾古法云猶重優之費越癸巳春一董其事於盧  
君鼎僦工量直命日募傭仍厥基新厥良才端厥廉  
階袤廣厥第中爲聖公殿左爲名宦右爲鄉賢祠前  
列其門有三門各有扁堧劣垣墉咸聿新之畢工於  
是歲秋費弗官靡役弗民擾工弗時詘偉哉事旣竣  
侯將報政尋拜戶曹命行盧君以臺山子磊眡其盛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三十二

二十六

而落其成屬爲記之竊爲聖人之道侔之天地古今  
知尊事之矣至崇其親以特廟釋奠歷漢唐宋來所  
未有者實我國家尊師右道超古準今之盛典也夫  
惟天下吏倖有賢否故廟宇之建有舉有墜侯韜工  
而廟登勢肅而品器飭夫韜工廟登則神位所繇崇  
勢肅而品器飭則春秋嗣祭罔或隳侯無負於國哉  
然以名宦鄉賢附者何天道萬世之公出治民退修  
己一而已矣仕不名宦民罔治處不鄉賢身罔修非  
聖人徒也從祀廟廡其誰曰可侯取尤者附之每公  
祭畢次名宦又次鄉賢俾獻斯廟者指某宦言曰此

先代名宦也吾觀風於後何可自諉於斯人外哉士夫詔相者指某賢言曰此吾鄉先賢也吾譚禮於後何不預於斯人中哉出以道治處以道修使人有所效且有所成此吾侯善體上意曲成邑人之化者也若其聳廟貌以侈虛名而已固非國家制詔之意抑亦長吏者之羞禮曰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林侯有光是矣詩曰寢成孔安盧君亦有光於是哉

二先生祠記

宋真西山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三十三

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卽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墉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

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佛老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彝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祠記

三十四

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興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莅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祠記

三十五

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蓋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

徐侯學田題額

任

高邑人論蜀

夫爲政莫先於愛民而士者民之望也粵稽古循良

用敷錫厥庶民者恆先焉康樂鉅邑徐侯大君由甲第奉天子命來守茲土遙追莅政之初均徭賦弛役征敦尚儉素培益邦本罔不由盡心力而猶以學校爲首務釐經義以亨蒙塞式文體以端習尚凡庶士翹望叩宏聲颯颯乎大雅之風而咸歸於道德仁義之粹眞足爲士楷範令三年于茲駕筵近矣猶惓惓然軫念寒素如不忍釋慮月考饘膳婚葬賑助之無資而養之乎空乏無以爲教之地也謀于僉捐俸資以置學田登循環以稽出納竟不欲報于上以開紛擾噫嘻侯之用愛亦明且溥矣而侯之心固無窮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田記

三十六

三十

也觀舞者厲目聆雅者忘倦繼侯者尚有以體侯之心而矢徽音於永嗣耶侯行將以保分土者保王土康一隅者康天下舉民物而登諸春臺之上端可預卜于斯矣

學田記

簡繼芳

萍邑人  
憲副

萬曆十有八年郡侯沈公莅政之明年也正己率屬墜舉廢興民嬉於業士勸於學因念萬載巖邑士有貧者乃進邑令張君曰有司固須士則必養士貧不能贍於養之謂何迺捐贖六十金令買田贍學毋瘠母确毋浮于稅張君唯唯得其腴五十畝以復且爲

之辨疆域定輸納悉實贍之數又籍循環於所司用  
杜侵漁以圖末久不兩閱月而事竣士無論貧不貧  
皆感侯惠而益競勸焉邑人彭君天補述其事以張  
君意命記于予予不能辭爰述其顛末且以申告二  
三子曰爾多士亦知上所以養士意乎上養士欲士  
知自養也故上焉者唯恐不知士之貧而不能恤乎  
其貧下焉者唯恐累于貧而不能忘乎其貧此上下  
相成桴鼓相應之道也侯之養士至矣爾多士之自  
養何以哉夫人有治生之田而亦有生生之田治生  
之田學田之類是已所謂生生之田非吾心之仁義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田記

三十七

本心斯謂得自養之道有司亦得藉手以報國家豈不誠幸願歟不然者享不耕之食忘自穀之謀甚則室塞良心徘徊蹊徑退無裨同井之風進有負見龍之曾若而士也亦宮牆之荆棘吾儒之稂莠耳豈不重辱此田而深負有司者之盛舉哉昔東方生之善耕也不憂三年之旱不憂九年之水而唯在一勤君子之善學也不以大行而加不以窮居而損而唯在一心爾多士其慎念之哉毋爲東方生所竊笑也

重建崇文堰記

張文錄 邑令

萬載學宮東畔古立崇文堰秀水瀦蓄科第蟬聯前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堰記

三十八

此堰圯水涸而萬之科第自丁酉迄乙卯不競者二十餘年士咸病之應泉江公典文教慨然有興復之志謀諸合江徐公蒙泉張公歷河而觀卽其故處出貲聚財鳩工闕塞積導上流列陂而障之嘉靖丁巳冬經始戊午夏告成迨秋試庠生葉子璽果捷中鄉薦真若桴鼓影響之相應焉則斯堰也信于學校之繫重矣余莅茲土樂觀厥成見其浩淼迂迴波流萬頃湖光瀲灩泮壁若渾然天成歎曰盛哉其舉乎偉哉其休乎夫自昔圯以至於今司教者不知其幾矣視堰之興廢罔有一注意者而公之經理若是是壤

之於數十年之間者而舉之於一旦矣不賢而能之乎今而後司是學者享其成游是庠者際其盛天運人事交相轉移輩出真材羣収高第萬之諸士不可覩河洛而興去後之思者哉不惟是也甲寅歲郡判淮陽春谷葛公散俸收置學田久未聞竟其事者公推廣其惠買田二十畝有奇以成葛公之德則公作興學校之功不可記歟諸士沐滋巨澤莫罄名言徵予鏤記以張鴻蹟蓋將豎石中流跡方砥柱庶其來者有所歆望而堰可世世不圯也已

復修崇文堰記

張璧 邑人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堰記

三十九

三十三

自昔聖人在上菽粟如火火而後民興於仁卽唐虞申命司徒俾衆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不胥與比於禽獸則治水明農之餘始及焉彼其化民成俗若斯之殷也而出之有緩亟行之未嘗無次第已余萬舊有學有堰歲久日就頽圯非所以時游息聳觀瞻而振青衿之氣也殊爲缺事忽學博濮君之濱李君楹陳君之垣以修學建堰問記於余曰此爾張侯嘉惠多士盛典也可無一言以志歲月余撫而曰建學育材夫非守令事邪顧今菑沴頻仍所至見告吾邑土瘠民媮卽豐襁僅能望半菽以飽而

令以□大役佐大費則力限不文若夫以從容禮樂之事賚□羸待盡之民竭蹶以趨其將其仁於聖人之所難而司徒之命不問時之阻□耶况周禮十二荒政弛力居其一一旦二後竝興厲己之怨其何辭竊念之侯奉公約己其瑾踰比潔而滄溟比潤也四三年所孳孳焉噓白骨而肉之雖屬大禋不重爲菑繁士也所稱秀出乎民面命之爲士侯以士之故萬若民乎其必不忍而以憂民之故遺若士乎其謂師帥何故當據□持傷之不暇而宮牆有飭 有數先雋崇祀之所泯沒於荒煙榛莽之中而莫可踪跡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堰記

四十

者皆有所勗舉多士亦忘其菑而敬業其中於與議明親義序別信之理而必不肯放僻邪侈近於禽獸以蹈聖人之所禁更聚而謀曰侯誠大有造於士士則何以不侯負思昔賢科武接夫非崇文堰爲之瀦其秀耶顧今堰善潰而力倍於創詢之堪與家故基爲良侯毅然修復鳩工聚材不越月而堰成旱則水有所東而不至洩潦則水有所洩而不至潰庶幾學宮相不毀已余何知堪輿家言然學宮所廟祀者非孔子與川上之歎水哉之稱則此水之關於道機蓋有取爾也者侯方以與仁明倫望其民而直以弄筆

墨徼利達爲士望必不其然無論多士不待教而興  
一旦入其宮睹腐缺黢黹之易而故乎則何可安其  
庠陋儼棟梁椽桷之美且絢乎則何可不就乎高明  
撫川流之浩淼而不息乎則何可不神遊洙泗而契  
孔思自茲稟昌邁會出則爲名公卿卽處亦不失爲  
明儒要之菑沴不常有而大平有道之日長雖使易  
世而後無愧於爲君臣爲父子爲夫婦昆弟朋友而  
成可封之俗是所爲不負侯是役也問之官則無羨  
金問之民則罷不勝役侯貲取諸俸之餘工計日而  
受之眞士有其樂而民不稱厲經始於庚寅二月之  
朔落成於是歲臘月之望侯名履中字汝用出晉陵  
世科其諸惠政不備書茲特其一事云

徐侯江堤記

龍允中 邑人

龍江北達彭蠡入江而至於海川之名者其源不可  
以殫紀而巨者三發金鐘湖者東行百數十里而循  
龍山之陰以北其自竹山洞出者東放以合南浦由  
鵝鼻峯出者西就以合塢溪乃胥于儒學之南會焉  
而復東北入蓋江山之勝處也學斯得矣然源旣衆  
而流深則岸益崇而善崩於是如砥周道至不可聯  
輿而竝轡駸駸然去櫺星者直尋常焉而執猶未可

以已也又酩酊忿怒之氓往往有易險而輕蹈者次  
省徐公之爲吾邑旣聚欲祛厲愛及而威加百廢舉  
衆美集矣一日覽之慨然歎息曰政之弛民之病莫  
此先焉矣顧非予責也夫於是遂檄其尉林君弘字  
董之掄東山之良改北碯之磬竭澤窮深以爲堤而  
上列闌檻工能旣程朱丹斯煌阨者突而出激者紆  
以淳蜿蜿蜒蜒如月之恒而虹之抱經始甲戌之秋  
季落成乙亥之夏孟其財取官之贖金而衆不知其  
力使市之遊民而農不及蓋無因乎前而有貽於後  
矣休哉王制侯國之學曰泮宮而釋之者曰東西南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江堤記

四十二

三十六

貞固瑰麗華美之觀則自耆宿以及乎兒童僕隸山膠庠以迨于市井田野莫不以爲無前之烈不世之休而斷斷乎欲鋪張揚厲之其欣喜歡愛之眞慶幸誇詫之同油然而不可以已者公欲止之而不能也夫作者不易而述之猶難吾夫子之道與天地參則其宮廟固不悠久同邪然而物之興廢成毀恒相循而無窮已焉于是邑博劉君銓甘君棠蔣君世俊及諸生袁伯恒輩相率屬筆于允中記以告後之人使勿替云

文昌祠善慶堂記

陶大邦 縣令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文昌祠記

四十三

社稷壇左有空地二畝四分幾爲土民侵沒青衿士請於余曰於堪輿家此地爲學宮巽方宜建祠祀文昌余謂此處地卑而而山與不建何異旣云巽方必因高建閣以樹壯觀乃稱文筆郭生維礪辛生垂章願捨地爲址高下共一畝有奇余卽厚償其價謀建三層高閣首祀文昌次觀音次三官以成無遮香火使從奉三教者皆皈依焉先捐俸構屋三楹及樓以居守祠僧人塑三像以中堂以待漸次建閣坡下官地則立牆門而扁曰三教堂成僚友請名余謂三教名殊旨同理一世之敬禮釋道者莫不宗儒而儒之

尊者莫如孔子孔子贊易不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乎夫善而曰積則念念事事於此著力非偶合勉強於一時也慶而曰餘則享於身以及其子孫不可以歲月計謂之必有則又應驗顯著後先畫一非或然未必然之辭也此理鑿鑿可信佛家之果報道家之感應其勸勉化導人皆此意也今人爲身謀以及其子孫者計利務得誰有遺利至於積善二字則冥罔聞不思未能積善慶從何來已集其慶善不加積慶從茲斬是欲火燎原而沃之水也愚亦甚矣此祠旣建而士民皆知崇禮則向善之念必殷由所向而積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文昌祠記

四十四

之罔敢廢怠則發跡於斯文而克昌可必也慶之所餘寧有旣哉宜名其堂曰善慶壇左空地則給守祠僧人使種植給口食以供香火是役也軍廳錢君有成塑玄帝關王二尊糧廳朱君南鈐繪神龕一座捕廳龍君廷鳳則助修山門而鄉大夫彭君祖銘彭君心龍張君汝梅國戚劉君良臣俱捐貲以助郭生廷梧鄭生從孔指据董成併記

韋侯新學記

鍾

烜

分宜人

高皇帝定鼎之初首詔天下郡縣設立儒學竝崇祀凡子聯以師儒董以守令育材儲俊黼黻皇猷列聖

相承世爲法守今上御極以來勸學右文詩書之教爛焉萬邑雖僻處一隅而章縫之士被服教化駸駸嚮進乃廟貌傾圮風雨剝蝕齋廡蕩然生徒皇皇無所登降先時令茲土者逡巡莫知所舉崇禎己巳冬韋侯以名進士綰符茲邑既下車謁廟與諸生講論畢環顧愀然曰學宮剪焉勿治委釋奠於草莽以辱先聖之靈卽博士諸生能恬於弛余可晏然坐堂皇臨士民而置之乎第席未溫而役驟興恐傷民心且畱之越朞年民用嬉遊度可役使而積逋頻年催檄如雨取給於令者無虛日又瞿然念曰是烏可轉告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四十五

於上也遂慨然捐俸釀金鳩工庇材進諸生而疇咨之料度經費乃推學博徐君董其役徐君宵旦經營不遺力偕薛君蔡君共襄其成肇工先廟次廡次齋舍次啓聖祠又次鄉賢名宦祠大飭其舊榱敝者撤棟撓者易垣傾者築門戶堦除甃砌如砥是役也經始於崇禎壬申春仲記功于季冬至今宮牆巍巍齋廡翼翼誦聽雨而雨化敷課蘭社而蘭臭洽休哉文教仰承祖宗培養人才今上壽考作人至意眞千載一時也諸士峩冠博帶游息其中可悠悠汎汎無一段欲起欲躍之色以上副侯嘉惠盛心乎夫豪傑匪

以地限也榷梓之木植於幽巖曲岫物害不侵人跡罕到用全其天爲棟梁之用重淵之下有神物焉深藏以養鱗甲然後風雨奉之高翔青冥之表萬邑賢雋先後鵠起代不乏人卽今風氣稍遜而物有采神有工壯氣騰暮氣去從來宇宙重闢之會經一番迅掃現一番文明諸士孕蓄已久正精英鬱而欲鬯之一會也而精英何在生氣是已孔顏授受口已曾子子思曰獨孟氏私淑曰我統之曰生氣生氣常王宇宙常新生氣常流宇宙常活噓而爲文章挺而爲節義皆是物也若沾沾焉爲陵陽之泣爲躍冶之金視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四十六

高足揚飄忽不稽罛駕詭御雖有生也與稿同則宇宙之大隱也諸士沐侯之訓必有真才真品翬翟斧藻以應地靈今日之羽雖儀而未振後此之茅一拔而彙征文章節義銘於鍾鼎繪於丹青以無負朝廷作養人才之意則侯之所爲聿新學宮者當不朽爾

聖廟雙桂樹紀事

韋明傑 邑令

歲壬申余議葺學宮學博徐君董其事薛君蔡君左右之已告成廟貌如故堂廡一新因婆娑雙桂之間見秀色獨挺標韻襲人有欣欣而向榮者問誰植之則鄧生文輝移自山中問幾何年則萬曆丙午會未

三十年而老幹新枝扶疎暢茂廣可偃覆高可參天  
其有神物護阿者歟嘗聞 夫子手植檜榮枯關世  
運污隆斯文興廢如宋九儒之興則康定實先之我  
聖祖肇興於至元間久罹兵燹者故根重發盛與初  
本埒特有異焉則闢乾坤洗日月開萬年有道之長  
非偶然也而茲胡以雙桂森發亦若與地俱靈者然  
意萬士人文其在今日乎遂進諸士而前曰夫采春  
華者秋則零矣桂不隨桃李爭妍乃於風霜獨秀其  
色黃其味辛其位兌孕五行之金氣而體其堅凝運  
四時之秋氣而同其摯斂蓋示諸士以斂華就實之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刃柱記

四十七

思焉是固不可以不植也抑又聞之桂枝之下無雜  
木取桂屑數斗勻布砌縫中草經宿卽萎今天下喙  
喙爭鳴人立一赤幟家立一標榜 聖道榛蕪不墮  
於仙卽墮於釋甚且墮於曲學逢世得是桂老辣之  
性爲之闢榛塗掃畦徑使凡芳衆卉無敢與爲伍者  
夫子其如日中天乎是又不可以不植也雖然道嚴  
而寬教惠而普 夫子木鐸萬世其提撕在文字其  
接引在精神上自縉紳先生下至耕夫牧豎無論得  
解與不得解其靈明所入靡不沁以天香而滌其穢  
臭况諸士沐浴玄化寢息此中借彼津筏闢我性靈

解□語言文字人人自有 夫子語不云乎如聞木  
釋香吾無隱乎爾則□豈在樹哉得是說而存之鄧  
生知植桂當思所以植桂之意也而第如俗之所期  
天香雲外種落人間爲廣寒仙本爲郟林一枝則猶  
有功名之心淺之乎植桂之意矣學博諸君解頤而  
笑曰有是哉桂之爲義大也請因以紀之遂勒諸石  
云

重新文廟記

常維楨 邑令

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校興則人知  
禮義勵氣節大道明而千載有真儒大道行而百世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四十八

多善治是以古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焉余於康  
熙戊午秋承乏茲土當兵寇蹂躪之餘里閭凋殘姑  
勿具述獨是莅任之二日躬謁

文廟但見豐草淒烟慘然在目乃披蒙茸踐荆榛俯  
拜荒庭之下成禮而畢仰瞻殿宇神位剝落傾圮無  
完瓦全椽以蔽風雨堂廡廚庫灰燼無遺皆爲戎馬  
飼秣之地矣躊躇太息久之返而廢寢食者數日以  
謂春秋豆籩將安薦歟士習民風將安淑歟因毅然  
曰修廢鼎新余之責也然招捩孔亟時不克舉至庚  
甲秋哀鴻漸集遂竭捐己貲佐以衣珥委典史于昌

祿巡檢□嘉豫董其事奈名修實創百務經始工用材木之資屢給屢匱至癸亥春矢心畢力必期成功乃大集工材躬親監督復委典史趙濊初佐之閱四月而告竣焉熒煌屏檻櫺星建也丹雘棖題戟門葺也巍峩棟宇宮殿完也翬翼連薨兩廡新也不啻七十二子環立侍坐于洙泗之庭而拱聽

先師講學矣而且堂祠重構廚庫咸備齋舍復增護以垣墉丹桂翠柏前後榦挺乃集諸生肄業於斯弦誦之聲達於中外於戲休哉凡厥士民莫不仰首而歎曰不意今日覩此壯麗他邑所未有也蓋從凋敝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記

四十九

後起而大振之其規模氣象誠有軼於前此倍蓰者濟濟多士當奠厥攸居之初誠能棄乃舊習惟新厥德爭自濯磨勵精于高明光大之域由此登巍科躋膺仕潤色皇猷紀勲鍾鼎則今日新學之舉誠移風易俗之一機也時有歸美於余之功者余何敢辭

重建明倫堂記

常維楨

邑令

天下之治亂人心之邪正爲之也人心之邪正人倫之明晦爲之也人倫常明而不晦則有正無邪天下又安有治亂爲哉陶唐之時民風尚淳帝堯猶憂百□不親近品不遜□命司徒敬敷教焉則倫之必明

在季世益宜亟矣萬邑舊有明倫堂相其故址闢大  
廣博余初莅任所見惟牧馬馳逐瓦礫成堆柱礎墜  
級無一存者問傾圮之自已三十年所矣因愀然曰  
嗟夫斯堂之設非僅司教者位署而實諸生講習小  
民則效之地也前之長吏奈何委之草莽弗過而問  
乎余目擊心傷謀之于衆不獲羣力乃悉捐攜金佐  
以雜佩因其舊基恢以新模繼 文廟而落成因思  
夫聖之所以爲聖亦祇人倫之至耳則  
天子之所以命吏無非代爲明此倫也吏之所以治  
民民之所以自治豈舍此倫而他術歟倫旣明矣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明倫堂記

五十

將見爲子知孝爲臣知忠爲友知信爲兄弟知有序  
爲夫婦知有別而今日休風不與陶唐時雍風動媿  
美也哉尤願居斯堂者當思斯堂命名之義自範其  
身以範多士無坐擁其位徒自號曰師也庶不失余  
汲汲構堂之意云爾

重修文昌閣記

常維楨

距學宮之東南數十步有閣曰文昌俯瞰急流下臨  
孔道環虹橋以挹秀峙筆架以呈奇蓋邑之人士所  
恃以毓靈者也自兵火蕭條閣亦圯毀感時者輒興  
文運攸繫之歎然以財殫力痛終不克舉至康熙癸

亥歲泮宮告成諸生歷階而進曰俎豆重輝鐘簋復  
奏 聖之神侯之誠也第東閣未茸如曠闕何 楨曰  
微諸君言吾已籌之熟矣夫一邑之望憑於山衆山  
之歸憑於水水不滌洄曲折而直瀉千里則水脉無  
情山容減色故巨津狂瀾必有砥柱通都大會必有  
關鎖在浮圖一佛氏教耳猶能以高銳之壘鎮厥提  
封况昌明文運羽翼宮牆如茲閣者其不爲一邑明  
秀鎮乎茸之誠不可緩諸生忻躍而退於是恢擴舊  
模高甃石址層纍營構祀

帝君於巍峩之上四牖洞開萬峯羣拱儼然若清霄  
萬載縣志 文昌閣記 五十一  
之耀奎璧焉且也是役方舉有邑民彭衡古者因祖  
坊廢墜與閣爲鄰願以仆地羣石助修垣址斯亦義  
風之不可泯者後之人嗣而茸之不特畀多士於有  
益實庇一邑於無疆因走筆漫記

高侯去思碑記

諱鵬起曲沃人  
己亥進士

汪映極 邑人

康成百里侯來莅止敷政未幾輿歌厥美比及三年  
浩浩淵淵胡爲告致思難舍旃儒戶別士細論文旨  
侯旣去矣孰正非是有喜無怒氣和煦煦侯旣去矣  
溫玉若覩性質而直言爲世則侯旣去矣尚畱法式  
心勤撫字政簡事治侯旣去矣後將誰嗣善政赫赫

難盡摺撫爰寫我思貞諸珉石

吳公講堂記

宋繼種邑人□□

語云不生治世不蒙至治之樂不遭亂世不知離亂之苦抑何其言之痛且切也夫民處晏安無事之時耳不聞笳角之音目不覩戰爭之形家人婦子相與熙恬於光天化日之下幾不自知其遭時之有厚幸也迨世當坎坷運際屯蒙寇賊奸宄變生於倉卒水火刀兵禍起於俄頃舉人世可驚可駭至奇至異之事一旦而畢集於其間而民之合者倏離聚者倏散民命僅存呼吸生死決於須臾此時此際不有人焉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講堂記

五十二

起而拯救之吾恐此日之民顛沛流離正不知何所紀極也於此而有天聖大賢蒿目時艱憂心孔棘不憚現金剛身設廣長舌萬慮千思以期出民于水火而一二殘黎遂得以離鼎沸而脫苦海焉則此一人者實大有造於此一方民而此一方民誠宜世世尸祝俎豆勿祧者也若我邑侯吳公是已我公之治萬也善政班班更僕難數茲舉其概而言之公來萬未滿三月卽值湖南失守我邑界在邊陲僞党往來煽惑其時人心洶洶大有不堪言者公乃日進屬吏士民講明大義衆志賴以稍定嗟乎危疑之際不有□

堂精密邇泮宮使千秋瞻仰曰常公講堂如見羹牆不亦善乎神士里民屬記于璉璉爲公治下士又爲公門下生也雖不能文義不容辭因繞邑人之志而樂爲之記公諱□楨字璫臣號白山遼東廣寧八

### 城隍廟記

朱 憲 教諭

古之有國家者必務利民利民者必祀神凡神之有功於民□山川社稷以及防水庸門井之屬悉載祀典歲遵事之而城隍之祀不經見三代而下萌于唐歷宋元而漸盛天啓我 高廟掃胡元靖寰宇卽大正視典以爲高城深池鞏固疆域不戢者不敢睥睨萬載縣志

### 卷之十三

講堂記

五十三

以肆□民賴以安厥功不在山川社稷下非門井之利一家防水肅之利一鄉者倫不可不祀也故著于令甲曰廟而天下郡邑皆立之廟之高廣視郡邑之廳事爲□職郡邑者將視篆必先謁廟誓神有事于山川社稷則載其主以配享焉夫聖人重神之旨所以崇其功抑欲司牧德興神合爲民科不爲民病也袁之羈□舊有城隍廟在邑之東北隅去邑治不二里歲久室叢門廊皆傾圯甚至馬牛芻牧犬豕污穢嗚呼可□也夫予自弘治丙辰視學篆日其廢壞爲之嘖嘖而義宰辛潤字曰延仁與予言乃欲任起□

哲鮮不游移公獨能以忠貞之心正己正物而萬邑之民亦凜凜焉不敢爲非曾不似他邑之衆遍地起兵開門而揖盜焉豈非忠義之教維繫于人心者大乎且萬邑以斗大孤城僻處山陬而又城守之兵屈指可數賊之來也誠如探囊取物耳公于恢復之後力請增兵固守賊之盤踞山谷者公爲指陳方畧盡皆平賊勝筭如白良一戰公策幸而得行遂使賊之心膽俱寒者良由軍中有韓范也無奈以文吏而談武事率皆以爲迂而莫之用遂使公之奇謀秘計不盡見效于時而蹂躪日甚嗟乎能文事者未必諳武

當有口難愬之時呼天而天不能保呼父母而父母不能救公獨能潛移默運而保全之公之恩德較之天地父母不尤有深焉者乎恢復數月殘黎之驚魂尚猶未定也而催科之檄一日再至公以萬邑凋殘萬難開徵再四申詳上憲未允致有乞委能員甘受叅罰等語嗟乎惟正之供小民應爾公獨哀我殘黎抗聲直陳苟有利於民生不自計乎功名此豈可於今人中求之乎王師駐劄長沙袁郡實當往來之衝調撥之夫動以千計公以萬遭屠洗之後難與他縣齊驅嘔心刺血遍爲請詳長夫因是得減嗟乎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講堂記

五十四

乎解馬一項亦係依縣派解乃派萬解馬之日正值  
顧府主新莅之時公謂馬數多少前後不侔縣分大  
小參差不一旦完全之與失陷尤爲迴絕懇懇申詳  
情詞俱厲致蒙府主批答有領教二字嗟乎善事上  
官自昔有言公獨爲民之切不肯少爲委蛇彼世之  
惟知事上而罔念恤下者猶可同日語乎又萬邑兵  
燹之後人民盡皆逃亡房舍盡皆焚燬田疇盡皆荒  
蕪公爲瀝血具詳連篇累牘不啻數千萬言致蒙  
上憲照詳具題錢糧一項幸免十之八九嗟乎邵子  
有言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公獨勞心焦思據實詳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講堂記

五十五

四十九

停徵而萬邑之民始得藉是以慶更生焉嗟乎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苟非神君慈母救荒得術寥寥子遺雖有存焉者寡矣公獨保全無害此功此德寧能測其淺深窺其涯際乎至若三月宜晴而霽雨不止五月宜雨而亢暘不厭是皆禾稼有損卽于民命有傷也公爲處誠祈禱求晴而卽得晴求雨而卽得雨嗟乎誠信未孚神弗聽也公獨感應如響何其爲民之心可以質鬼神可以格帝天乎他如輯睦文武則委曲調劑之極其至養育士類則飲食教誨之極其周逃亡未集也則多方招徠之荆棘未闢也則設法勸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講堂記

五十六

峴山之石鼎峙霄壤也哉衆皆躍然而喜邑舉人朱繼種喜衆志之僉同而嘉績之有光也因爲之紀其事公諱自肅號克菴甲辰進士山東濟南府海豐縣人

常公講堂記

敖璉邑人

古人一言一行足以訓方型俗後之人猶傳誦記載謳歌不忘矧嘉謨嘉猷弘濟時艱力蘇民因豐功偉德入人至深者乎如我

邑侯常公誠足令人思慕弗諼也已蓋公之功公之甚難事也公之德公之最苦心也公以遼左名胄年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講堂記

五十七

二十二歲由成均銓授萬令值吳逆僭亂兵寇屠焚四境之內幾絕人跡公下車灑泣曰

天子命吏守土牧民今閭閻流亡田疇荒穢將何以爲治乃悉揖已貲招徠遠近布給牛種賑恤衣糧慰彼安土之思民遂相率漸集又是時軍供浩繁征繕無藝公曰傷殘之民臥未帖席而擾以雜泛是使哀鴻復驚望風裹足也罄洗囊橐力爲四應而里民初不知有其事每羽檄到邑痛哭繪文以籲

當事當事亦深服共知愛百姓而不知愛功名甚雅器之路當南楚孔道卒伍時入民居橫索公厲色曰

馭織毫不敢輕犯甚有迂道不敢過境者往例納賦有耗公痛行革除凡一切陋沿悉皆屏絕民嘗沾染疫癘公齋戒禱神神亦響應山鄉猛虎爲害公繕文告神虎亦頓息兵燹後民間子弟無力肄業有改藝謀生者公設立義學每月課藝必親校閱相與講論書旨及先正體裁文教蔚興其科歲試童子闈中几席飲食公皆親自檢設衡文必鄭重校錄所拔皆名雋學宮遭戎馬蹂躪焚毀無遺公堅志毅任矢圖建葺貸貲不足爲之質佩鬻裝刻日告成公署中食指約數十常風雨陰晦午不舉煙而公讀書賦詩怡然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講堂記

五十八

堂構密邇泮宮使千秋瞻仰曰常公講堂如見口牆不亦善乎紳士里民屬記於璉璉爲公治下士又爲公門下生也雖不能文義不容辭因統邑人之志而樂爲之記公諱維禎字晉臣號白山遼東廣寧人

邑侯何公去思碑記

宋希陳 邑舉人

我萬之縣無公署官無倉廩學無義館也蓋數十餘年矣歲丁丑 何侯適來甫下車見舊治傾圮毅然曰是誠在我當是時以數十年之蔓艸荒煙而欲興復於一旦鮮不以爲難侯捐貲經營百堵皆作麗譙有樓胥吏有次錢糧有庫內外秩然而後四民有所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去思碑記

五十九

五十三

仰萬邑積貯多至數萬石按籍則實視倉則虛侯得詳請上憲因按察司行衙改爲常平倉而後積貯有所備復於學宮之旁建立義館珍聘西席課會生徒擇其尤者陶成之而於其中無力從師者則亟收之適館授餐勞來備至而後英才有所振况萬自寇變而後荒絕者多是以節年錢糧尾欠盈千我侯罄囊以賅而且飭學宮建二門師生有次絃誦盈耳嗣是萬之人民蔚起謂非我侯興賢育士之效歟至其操守壁立絕暮夜之金聽訟明斷無含冤之獄省刑罰免徭役禁取辦秉仁慈之性宅寬洪之量氣度溫潤

中兼具卓犖灑衍之概有令人挹之而不盡其致者其敷歷新喻宜春二縣之民咸爭誦之况萬民之食德飲和八年於茲可無甘棠之頌以誌弗諼乎 陳走筆記之爰壽諸石以俟後之誌乘者知所採焉

### 城隍廟記

朱

憲

教諭

古之有國家者必務利民利民者必祀神凡神之有功於民若山川社稷以及防水庸門井之屬悉載祀典歲遵事之而城隍之祀不經見三代而下萌于唐歷宋元而漸盛天啟我 高廟掃胡元靖寰宇卽大正祀典以爲高城深池鞏固疆域不戢者不敢睥睨萬載縣志

### 卷之十三

城隍廟記

六十

五十四

以肆侮民賴以安厥功不在山川社稷下非門井之利一家防水庸之利一鄉者倫不可不祀也故者于令甲曰廟而天下郡邑皆立之廟之高廣視郡邑之廳事爲差職郡邑者將視篆必先謁廟誓神有事于山川社稷則載其主以配享焉夫聖人重神之旨所以崇其功抑欲司牧德與神令爲民利不爲民病也袁之萬載舊有城隍廳在邑之東北隅去邑治不一里歲久堂寢門廊皆傾圯甚至馬牛芻牧犬豕污穢嗚呼可慨也夫子自弘治丙辰視學篆目其廢壤爲之嘖嘖而義宰辛潤字曰延仁與予言乃欲任起廢

之責己未冬洛川張公道顯來令邑詫曰廟廢若此曷稱神棲更新之舉不可緩矣延仁卽應之曰此吾素志也遂出私帑若干緡市木石甄瓦覓工役作中堂五楹後寢之又作東西廊各五楹爲堂之翼作內外門各三楹爲堂之限月臺丹墀夷以甄堂寢門廊覆以瓦與夫龕坐几案之設黝堊金碧之文司曹馬僕靡一不具且堅好礪密足垂悠久而神之顧歆在是矣經始于庚申春三月十二日落成于辛酉春二月吉日道顯公奉神像中座每祇謁顧謂僚佐曰美哉廟之更新也貲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辛其克成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城隍廟記

六十一

吾志矣吾將記其事以貽後未幾道顯公以入覲去又未幾以內艱去乃請予記之而予亦以校文南都又以考績北上不克記者閱幾寒暑而心則恒在也是歲戊辰延仁不遠數千里走書來徵文以鑿質濡墨爲言予與延仁交之久知之深義不容默况數年心諾不容不踐竊惟人生天地間有財而不能施者爲吝或能施而乃施於無益者爲濫吝與濫皆非義也夫人心易惑莫如淫祠相率崇奉之則峻厥殿庭侈厥臺觀雖傾囊倒篋而不恤噫惑之甚矣烏知施於無益猶不施也城隍之神爲 聖朝至重嚴飭其

廟貌潔淨其豆登乃義之所宜者延仁仰遵朝廷之典成邑侯之志不吝捐若干緡撤其廢而一新之誠可謂知義而尚焉者也其視惑於淫祠以其貲爲無益之施相去遠甚矣神用永歆監吏民之臧否而昭然禍福之不爽俾茲邑享久安長治之福不於是而可卜乎自是而後星移物換廟貌不能恒新不知任起廢之責亦有如延仁者乎予故記之以俟

重修仰山祠記

謝詢

孚惠靈康二王姓蕭氏爲瀑淵湧躍之神雲八荒雨四極玄功廣博出則爲人袁仰山故宅也載記起晉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仰山祠記

六十二

代唐永徽至長安作兩書生附彭蠡徐璠舟鞭風駕霆一日夕至分宜縣靈異變彰施集雲第一峯與小釋迦寂公作菴時聽說法卽仰山寺古廟在瀑水龍潭上今遷堵田聖化如徽婺源靈順五顯嘉惠宜春又似旌陽仙福豫章萬載縣西半舍地名奇圃山水佳麗修梁鼇架遠圃虹流列青瑣以前馳交翠環而後擁舊有仰山二王行宮至元丁亥秋七月大旱進義副尉達魯花赤萬奴承事郎縣尹王國用進義副尉主簿李珪縣尉王仁合誠請禱甘澍隨足一邑之民以生官僚主盟重建靈宇委請陽俊胡巖孫周□

張世茂李一躍袁辛張遜易寅翔李俊張祐龍阜高  
袁辛繼張程王發陽壽周仁徐信鄉老文興貴等幹  
緣修造各施貲財運木鳩工十二月庚申吉日創正  
殿衆心輻湊眞宰桴昭士庶虔祈遐邇不應祠庭日  
廣樓閣雲齊像設嚴鼓鐘備修廊袤廡燦碧輝金左  
右壽山廟前隙地一是徐信置入躬領衆善友執鋤  
於四圍界內植杉松萬餘株培後來修造用仍自捐  
金穀辛卯歲鼎建竹渡橋甲午年修建整潭步橋丙  
甲歲修紹江橋牟村橋壬寅歲修本邑南浦橋瑞州  
府上高縣上五里斜口橋下二十里端港橋處處興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仰山祠記

六十三

修源源利濟告天祝壽上報聖皇下爲生民祈禱善  
心充拓定力堅信可謂勇往精進福德智惠人也廬  
陵先生八十五歲由湘回經張函聞奇圍仰山之盛  
特進瞻謁有揖余言信等半生精力見於祠字橋梁  
神像其官董其事人勰其助合有紀載以垂永遠余  
諗之曰子之功子之行非言可旣孚惠銘之久矣如  
是因如是果受用無盡贊歎之至姑寓記云

玉虛宮記

彭

澄

邑人

按志邑有道場九仙宮舊矣基肇自唐迄元道人黃  
竹關氏解官躡玄卜是棲眞有覺倏附八仙乘雲去

因得名九仙云人以遇化地以人靈道以地闡沿斯相爲弗替厥相遭詎偶哉特其地雜處闐闐囂逐間其壇宇環垣尤敝圯殆甚匪惟無足起瞻式繫重貽玩媠焉予昔讀書于茲每憾臻茸無其人使勝地萎落若此先是有道冲應者曾石作其門予爲題其額自餘仍故轍也嗣予宦鞅十數年每舉念桑梓則此地輒復往來于懷亦昔人不忘舊游意也頃予被命督漕淮徐間屬鄉先輩袁君介石等忽並寓書予曰觀壞不修視君睹記時無改今其門以內舊扁眞仙之居者其觀之徒浩然旣勉庀之聚甓爲殿以祀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玉虛宮記

六十四

眞武倚殿爲亭以列九仙顏其門曰玉虛宮欽崇仰止視昔有加叅前覲後維縝維肅繇門以趨通衢則又悉甃以石堅整坦夷延袤數百武許綜其費無慮百金凡皆出其禱禴捐施所獲錙纍銖積靳劑量以有成宜得君一言以重之俾永勒不磨庶其有勸乎予聞之忻忻爲之色喜夫浩然者其志殆偉矣哉恒謂今之莅官者類以其居署爲傳舍置仆立不爲意無感耳乃世千金之家厥祖父畢力殫勞謀堂構以貽孫若子其孫若子曾不一再傳支分派析則視其先之所創不啻若道旁然漫不致珍卹于其間至

緇黃者流誰復以成毀校之迺浩然能不嗇其私殫其力之所能逮加意于人所不爲意以爲人之所不違爲爲殿爲亭神獲所奠爲逕爲塗人獲所履率爾改觀亦難矣亦難矣乃予將有深望于將來之或感而興者斯舉也浩然能先之矣安知不有感而興思闢其庭廡而恢廓之者乎安知不有感而興思週遭其垣墉而縵屏之者乎安知不有感而興思壯麗其傑閣危樓俾干霄而耀日者乎卽無感而興者有志如浩然又安知不思所以圖其終乎浩然慎圖之予日望之是爲記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玉虛宮記

六十五

五十八

重修九仙宮碑記

巢汝翼

邑廩

余邑不少神靈殿宇而形勢崇隆規模壯麗者莫如城東九仙宮宮肇自唐初其間興廢不可詳矣有明弘治丙辰合宮災道士鄒冲應鼎建殿宇宮門曾幾何時於正德己巳復災冲應痛且奮與其徒虛靈等同心協力釀金捐貲壬申大構正殿迴廊修砌門徑起豎石坊越數載復構衆殿自是以來歷今二百餘年其稍稍完固者惟祖師殿若三清與三元兩殿並皆圯頽上漏下濕風雨莫蔽余於康熙庚辰歲教讀其中歷十有一載每徘徊四顧心怦怦然動幸有會

首數人給會銀百餘兩慨以修葺爲己任計不足者捐貲以助己丑春踴躍興工先將三元殿盡撤其舊而新之砌磚檣四榭凡梁木椽瓦悉堅緻以圖久遠秋方告竣而冬又新砌三清殿四圍磚墻其舊殿梁木可仍者仍之否則易之至庚寅春始告竣焉由是兩殿煥然改觀而神靈以妥俾城東九仙宮依然形勢崇隆規模壯麗可以光前可以示後矣余因而疏其梗槩不惟使後之修真奉佺者咸知爲某某之功也且使後之遊覽其地與讀書其中者亦咸知爲某某之功是爲記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九仙宮記

六十六

又五八

混元經閣記

湯

熒

進士

曜靈觀經閣乃混元教弟子劉又玄所建也觀居縣西二十里懷舊鄉緬村里紫蓋山下相傳爲謝仲初遊覽藏修之所歷唐至宋靖康觀毀後仍建焉元壬辰法堂頽敗又玄懼宗風之不振憂玄範之無託乃竭已力告諸好事者傭力備工辟其地新建是閣閣高三丈二尺四十有二柱上祀玄帝像則其師高敬則所塑其下居室以禮四方往來高士左楹以祀宗師并各係考妣右楹以祀檀信及歷世神主辛勤十年始完吾觀又玄師弟子授受之業始以正一爲名

初未及混元是閣之建其下開正一法堂所尊奉經以度人爲名亦未至於混元比至邂逅法師熊明德授以混元宗旨而深契其心始以是閣名混元經閣夫學者既以老氏爲宗老氏之言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非混元而何正之用行混元之體固具乎其中矣夫混元者雖曰氣之始實未嘗有始也而亦不能無始也蓋其爲道出於未始有始之初非有朕兆可名非有聲臭可求非有形色可驗故謂之混元經典云乎哉求混元於言語文字之間蓋日已遠矣雖然學者不假乎言語文字以爲入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混元閣記

六十七

道之門則混元之境何從而至熒儒者也萬載縣令學掾歐陽彥斌以求碑文來瀏陽又玄就以是記爲請余於混元之旨未悟敢以所述之辭因彥斌回質之師以求教焉或曰庶幾然後刻之可也洪武七年甲寅三月吉日

淨安寺記

僧柏庭

龍江山淨安院自大唐武德八年創建於縣東北龍山之前羣峯聳拔古木蕭森龍河之水縈帶紆迴殿堂隱霧樓閣連雲春則香飄幽谷夏則百木繁陰秋風桂馥冬雪梅疎四時之景無不備眞仙境也寺之

僧皆慕西來祖意朝經暮懺祝延 萬壽普福黎民  
至咸亨二年歲在辛未朝廷頒行科式勅天下僧衆  
請給文儀修奉十方作大利益至梁唐晉漢周五代  
之時寺朽僧稀迨唐明宗癸巳年祖師若冰重建殿  
宇法堂聿新其舊至周朝顯德丁巳年中樓殿傾圮  
草生連壁藤蔓牽椽迄乎大宋開寶四年辛未歲僧  
從緣奉縣帖續創殿堂不興厥址至大元嘉定九年  
丙子南泉山祖師普菴曾遊於此有鐘銘垂於寺因  
敘之以誌歷代興廢俾後之僧衆世承罔有極哉大  
德三年己亥歲孟夏月之記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淨安寺記

六十八

六十

張巖書院記

元虞

集

學士

袁州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張君千厓  
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  
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嚴擬於京洛  
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  
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  
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  
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此又趙  
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有所自  
也千厓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遑于茲者且四十年

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厓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旣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黯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蕪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

趨時尚者竊緒餘以納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嶽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桐岡書屋記

胡儼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書院記

七十

萬載邑治之北二里許其地曰桐岡其土豐衍其人近厚邑人劉文忠築室其間環龍江之水面紫蓋之峯又宅其地之勝者蓄古書教子孫際大平之興運樂丘園之間暇所以求其志者裕如也其子蓋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擢刑科給事中溫厚而文雅足以見劉氏詩書之澤矣昔韋長孺能教其子傳其經並貴顯君子謂之重學司馬溫公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君子謂之貴德世之人勤一世以治生各有其業有其業者皆欲遺子孫士以詩書農以畎畝賈以貨工以藝古今天下皆然也然子孫賢不肖不

能齊雖其業有本末或傳或否則亦豈能必哉故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蓋積德者後必昌有賢子孫必食其報矣嘗觀宋之時范氏祖宗積德百年而有文正公其初孤貧無聊人不能堪乃能發奮苦志於學而卒以功業顯聞又有出於玄咸者豈假祖宗尺寸之業哉故曰與子贏金不如一經由是而言士大夫所以遺子孫者德與書二者不可偏廢也文忠蓄書既教其子光顯矣優游暮齡豈不可以淑其孫也乎由子而孫繼繼承承亦豈有窮哉雖然積德與書以啓其後人者固在於文忠至於積學術慶以顯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書院記

七十一

揚其先親又在子孫之自致者何如耳蓋來求文余未嘗一至桐岡其山川景物有可題詠則屬之能賦者獨書此以爲書屋之記云

又記

潘文奎

永嘉人

宜陽多山水而萬載特佳勝去邑治二里許有地曰桐岡又萬載之尤勝者也岡之東有山節然孤高峭拔壁立而森秀者鵝鼻峯也岡之西山迴路轉綿綿延延廣袤數十里者紫蓋嶺也薨飛拱接屹立水濱可以畱清憇恣觀覽者龍江亭也飛虹千尺偃卧波心可以通往來存古迹者康樂橋也中有隱君子□

其姓文忠其字者慕茲土山水之勝結屋數楹爲藏  
修之所額之曰桐岡書星凡經籍子史百家之書無  
不旁搜博購而儲積之牙籤萬軸芸香滿案足以閱  
今古教子孫讀書之暇鶴氅鳩藤徘徊瞻眺挹鵝峯  
之爽氣歷紫蓋之屏顏興到則駕一葉之扁舟棹中  
流之明月已而維纜沙頭隨意所適或憇龍江亭或  
登康樂橋俯仰舒嘯因得摩挲古人之遺跡焉其樂  
殆無以加矣矧公之子迪誠公以乙未進士蒙恩給  
事刑科駸駸顯榮是蓋山川秀氣之所鍾尤足以驗  
公積書教子之有效也它日賜告歸省錦衣綵服爛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書院記

七十二

斑相輝桐岡山水必爲之煥然增耀予雖駑鈍更當  
爲之吻渴筆賦桐岡山水之勝以爲公壽非特記斯  
而已也給事公求爲記僭書此以復併致期望之意  
云

綠陰書屋記

周

敘

吉水人

綠陰書屋者刑科給事中郭君瑾未仕時藏修講學  
之所居也其地有月臺紫蓋諸峯齒萃延拖而龍江  
之水引清紆練出虹橋以達平曠喬木碧樹濃鬱隱  
映謂之綠陰池上而君之祖恕齋翁產正父孟牖結  
屋藏書以爲君誨招致賢師友相與切磋琢磨期於

有立志甚篤也君亦克承厥志研覃朝夕弗忘弗怠  
既已出爲世用得階清顯恒自念夫所以臻是者未  
嘗非書之由而祖父貽謀義方之所及然牙籤插架  
手澤猶在而松楸雨露之思浩乎深矣不有記焉懼  
世德書香之無以詔我後人也乃屬言於予予惟君  
子之幼學也每卽夫寬閑雅潔世紛弗接之處然後  
理以靜明節以苦勵而舉措于高遠廣大有成器在  
我此昔者范文正之長白石守道之岨嶮所以專意  
肆力而暴著于斯世也然之二君子者猶皆離其家  
庭以卽是空曠寂寞亦孰若君祖父處豐裕闢幽篁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書院記

七十三

使其子孫居慈孝樂地庇蔭盛時而成爲己之功立  
顯揚之本且君復將益宏德業茂繼述彰而大引而  
伸之此固子孫之所難得於祖父而祖父之所以難  
必於子孫者也可謂交賢矣雖然先民有言書者用  
不弊取不竭可以供無窮之求者也爲君後人亦勉  
於斯焉則其繼君而來又未可量書屋之光榮詎有  
艾乎余嘉君之知所本也故爲之記而期於無已焉

靜觀亭記

喻

淳

教諭

成化紀元之四年我皇上慎選守令乃得東廣海陽  
陳侯璨奉綸音登郎官來知萬載縣事下車之初慨

然有慕漢唐守令之遺風律已廉而愛民惠莅政勤而六事修越明年政通人和化行俗美百廢俱興公堂之後幽閒遼夙舊有亭名曰儼思乃邑侯以爲退思之所歷年寢遠棟宇傾欹弗稱厥初侯重葺而二新之無以名亭一日因其兄崇珪示書以教戒之遂書之於壁欲常觀之而不忘故更其名曰靜觀囑予文以爲記切惟仕而優則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德退休之暇吾知其侯之優游其間俾天君泰然心曠神怡外絕喧囂之擾內無非僻之于心與造化俱身與神明接靜而觀夫天地則天地不過以生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亭記

七十四

從維新之政樂雍熙泰和之治遂相生相養之天其  
視漢唐之守令又豈得而專美於前哉將見今日以  
靜觀名亭其有功於名教也大矣是則非惟萬載之  
民幸實爲國家得人之幸記以名亭

正人軒記

倪 凍 上虞人

余友蔚石陳君治萬載暮年政成乃構軒於廳事之  
後而休沐其間不數武喬柏陰翳挺如翼如請名於  
郡大夫鄭公公曰古有正人如松柏余帥子以正當  
書正人軒於是陳君走价數百里屬記於余曰茲軒  
也公蓋取義於柏而屬意於某余惟世道之衰由於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正人軒記

七十五

奸邪之亂正而邪人之肆起于正學之不自剖判  
以來國之所以爲國家之所以爲家天地之所以爲  
天地而人心之所以爲人心者恃有此正而已國不  
正則亂家不正則亡天地不正則日月薄蝕陵谷變  
遷人心不正則棄禮滅義縱惡怙侈而近於禽獸夫  
人將以其身理國家位天地而使之近於禽獸可不  
哀哉樹樹者樹松柏則貴之冀其可材亡論荆棘卽  
桃李春悅其花而秋啖其實巨室亦何賴矣析圭懸  
組之士林林不可勝計其爲國家之荆棘者何限藉  
第令朝夕奔走辦集於追呼會計之間彼自以爲庸

國家且桃李視之卽亡此百輩亦何足慮所慮者無  
正人耳貫四時歷千禩而松柏不改其節則掄材者  
亟收焉死生不易其心夷險不撓其志世道之所以  
賴者非正人而誰也朝廷得一正人焉而以之尊郡  
國得一正人焉而以之治邊圉得一正人焉而以之  
寧所謂人紀正而地紀定而天紀貞也才智之徒方  
其無事攘臂扼腕以爲誠得一當稷高逢干易與耳  
一旦利害如毛髮而嚅囁竊顧局促如轅下駒隨足  
而弛其賢不肖之相距寧翅萬里哉嗚呼端人正士  
卽衰世豈盡無之其或無救于喪亂而身遠名滅反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正人軒記

七十六

爲奸人竊笑者何也正學不明而邪正之勢不兩立  
也姑蘇專而萊公逐臨川柄而溫公行此非大較明  
著者歟然則栽培之機亦顧上之人何如耳今天下  
正學大明都人士相率而趨於皇路正者榮晉邪者  
退屏若秦越黑白之不相入士患不正不患其正之  
不行也陳君負才瑰奇汪涵浩識嘗與余登九峯之  
巔四望寥廓湖光萬頃海濤接天慨然謂余曰丈夫  
氣岸當如此矣比治甫朞而頌聲四達諸所建白約  
束皆足以載之令甲則其爲鄭公所屬意宜也所謂  
栽而培者非耶鄭公正己率人而陳君附之以起以

得一人而足者而相遇若斯豈非世道之大幸者哉  
然則茲軒也而直一時之甘棠已歟陳君與余同邑  
家世廩仕皆以正道顯鄭公聞之侯官人壬戌進士  
結髮事正學今爲良二千石表正於袁

劉長者讀書堂記

劉洪謨 南昌人

讀書知味方輕諸務重讀書重讀書方構書堂以自  
勗構堂于謝山之巔距萬載七十里宋孝宗末劉長  
者爲此夫非希覲事乎自非希覲何以謝分宜有七  
言六十句題楊誠齋有七言十二句題乎謝題何以  
稱喜聞劉公志幽獨結堂宛在謝山巔乎何以稱况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讀書堂記

七十七

公一方爲長者兒郎競立文章價乎楊題何以稱劉  
公結屋高山巔豈效羽客滄霞煙乎何以稱文章笑  
拍班馬肩書堂看來咫尺天乎味二公詠長者讀書  
必有當於己心有聞于鄉邑也者惟有聞于鄉邑故  
謝楊有題詠惟謝楊有題詠故袁州府志萬載縣志  
竝載且縣志始自宋末載縣三堂讀書堂居華萼堂  
三壽堂之首堂以劉長者讀書重章章明甚正統四  
年少宗伯王公直撰龍河劉氏宗譜序嘉譜之闕疑  
述所不疑者龍河之劉分自吹藜里吹藜之劉徙自  
咸陽允惕儒行著聞子元一郎醇雅篤學羣相慕效

稱之曰長者勗讀書堂于謝山之巔訓兒授徒見詠  
讚于宋代名公子亨叔宜叔和叔皆彬彬俊彥惟季  
子和叔仍居吹藜里未外徙也味王公此序則長者  
父允惕與梓溪譜載父允迪恍乎相似子三叔與梓  
溪譜載孫三叔亦恍相似其龍河譜載妣章氏與梓  
溪譜載章氏脗合龍河譜載長者字叟之與梓溪譜  
載字掃之亦字異音同人稱長者梓溪譜如是載龍  
河譜亦如是載其府縣志載謝楊二詠則南昌志梓  
溪譜所未有者余閱此顛末且駭且疑且疑且俟駭  
則駭劉長者之得此稱決無二身只有一長者德然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讀書堂記

七十八

後來一長者稱長者一身從龍河徙梓溪乎疑則疑  
龍河譜載允惕之祖父與梓溪譜載祖父有所不同  
疑梓溪譜載孫三叔與龍河譜載子三叔又有不同  
耳二疑中有長者羣稱一駭不能少拋想長者之書  
香傳後繩繩至今謂非讀書有穀貽孫子何以龍河  
如是梓溪亦如是也爲是往來于方寸姑識此以俟  
等之闕疑亮讀書諸君子決不以余言爲非是也况  
宋末多兵梓溪無譜傳至七世元至正初年孟堅孫  
始訪譜成草焉知孟堅公無疑無闕乎合梓溪之闕  
疑與龍河之闕疑第繹長者讀書遺意以俟此可以

告吾梓溪後裔亦可以告龍河後裔者龍河十八世孫泰來欲勒余此記于謝山之巔觀內余不能辭呵呵聽之仍爲之歌歌曰君子長者世不常稱呼劉長者此豈過情長者讀書內應惺惺謂志幽獨志洵逼真明道蓄德豈爲利名識書要字忠孝首珍

志喜堂記

陳 循 廬陵人

刑科給事中袁州郭邦器嘗作志喜堂于其家問道所以名堂之意於予請爲之記蓋邦器在文皇帝時舉甲辰榜進士天子親策拔于千數百人之中世之所共歆豔固非力行明經不足以致然世常有皓首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志喜堂記

七十九

窮經未能得者而邦器登第焉其喜一也人之所榮者莫過于其鄉鄉者自幼至長之所游六親故舊之所在一旦被龍而行宜其榮莫過也邦器旣舉進士卽得賜歸故里其喜二也夫學固貴於仕以行其學而仕則又以得侍近爲貴邦器官給事中日近天子道德光華其爲侍近而貴非耶其喜三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莫大顯親揚名邦器居官三載克稱所職蒙恩贈其父孟牖甫爲徵仕郎刑科給事中母爲孺人又非顯親揚名者乎其喜四也夫喜人情所同有者惟發而中節者爲正邦器之喜固發乎情之正

者然并有其四焉宜乎名堂以志喜也嗟乎耕而得稼商而得貨孰不可以喜耶其所喜者少也非吾所當有也學而有得於古問而有得於人思而有得於心辨而有得於師又孰非可喜耶其所喜者固大固吾所當有矣然可以喜其身而已而不足以感發其後所喜者大足以感發於其後者其惟邦器之志喜乎志喜者堂而志堂之所以名者文也堂存而文不泯則郭氏之子孫有不奮發而興起哉故予不辭而爲之書郭故萬載綠陰池之著姓邦器大父彥正甫尤積善務義則其所以致今日者豈無自然而然耶因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志喜堂記

八十

記其堂推本而并書之

餘慶堂記

汪道昆

歙人兵部侍郎

余自謁告居邑得二丞良先後甫及三年遞以令遷去金故楚產余從家食得其人比喻少府入疆余業已目偉之矣卽吾邑宜丞甚何翩翩得此兩君居頃之所部率推轂少府一考檄至乃得墊江三老謂余司馬雅謂吾邑宜少府耳第能得少府於邑宜未得少府於家要以家世不倍於人倫則祖禰之世澤厚矣祖以稱詩自負而處士禰孳孳務明經祖嚮禰言孺子何慕羶爲也古稱孝友爲政無寧逐逐以希□

來孺子已矣處士唯唯尋釋業而務承驩居常視食上下問衣燠寒有疾則衣帶必在躬湯藥必在御處士雖謝佔俸其躬行無讓齊魯諸儒於是縣博士旅舉鄉射賓之處士謝不往穆考卽位少府奉詔起澤宮人言龐公遺之以安無若處士遺之以孝友縣大夫署其堂曰孝友餘慶蓋亦以當表閭云夫列邑貢士於廷率中歲以爲次閒一奉詔則舉擅場丞雖由此起家於邑爲貳其以令遷者什百而一則舉擅場爲令少府皆若承蜩而掇之此非朝夕之故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行易闕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易膠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餘慶堂記

八十一

而益尊要惟善養以爲基處士之所築也漢治最爲  
近古其教率以孝弟力田治蜀莫良於文翁而壹稟  
於躬化夫以邑則墊江爲險以政則令爲專親親長  
長而天下平堯舜胥此道耳少府席家慶以往第與  
境內共之卽未及下車有不胥慶者非夫也乃今奉  
檄而過里門省封樹歷戶庭而覲宗祏寧無怵惕之  
心乎僂然而將見之祖禰且欣欣有喜色矣賓客之  
在是堂也宜必有張仲者其人幸爲我謝曰夫堂之  
慶未艾也

重修學記

施昭庭 邑令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重修學記

八十二

七十四

余幼讀盱江李子袁州學記竊嘆學校之關於教化  
者如此其重今而益信其言之關於袁之教化者爲  
更剴切著明也萬爲袁屬邑己亥秋余甫蒞任謁學  
見向所謂禮門義路成德達材諸齋盡爲瓦礫所歸  
然僅存者 大成殿明倫堂而已而皆日就圯傾不  
蔽風雨私心憂懼竊謂根本之地不能自我新之其  
何以創興教化培養人材使盡爲國家有用之士而  
無忝於厥職耶有告予者曰萬邑僻處山中庀材鳩  
匠俱將仰資於他郡所費且不貲故一時甚難之遂  
暫爲葺其墻垣權桷以有待焉旣而思之棟梁之材

何地蔑有亦在物色者之得其人耳復集邑之紳士其謀之諸紳士果奮興踴躍樂輸恐後不憚險阻入山採木未幾而已得良材若干雖深山窮谷溪流牽挽頗迂時日較諸遠購於他郡者費僅半焉及越歲而木石瓦甃羣材畢集衆以舊制卑愜爲嫌謀高廠之爰是諏吉日召匠氏度材相役咸易以新而大成殿戟門層簷飛桷遂翼翼然宮墻萬仞矣當癸卯之春山寇猝發居民逃散幾至輟工諸生之身其責者猶未嘗少懈亦可知其信之深而行之力爲何如方將經度其餘材規禮門闢義路建崇聖之祠新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重修學記

八十三

七十五

成德達材之齋牲庖有所習射有圃堂廡一新祭器咸備俾二三子周旋絃誦於其中閭閻如也而余適邁幽憂之疾決自引去不能稍濡其時日余方憾願之未遂而諸紳士乃相率以請曰學宮之建父臺之初心也今將以次修舉不踰年而垂成矣烏容不記噫是益余慙也余維學校之設原以育人材以興教化故聖王治國必首建學以明倫倫者人之大節所係也自教化衰而士徒知弄文墨以爲取榮名之具依違媵婀大節不立即間有矜餽氣節居常侃侃非有特立之操窮理之學果斷之識一旦事變當前

鮮不趨利如鶩見害思遷積爲世道人心之憂國家所以造就人材與士君子之所以卓然自立者應如是乎宜乎李旰江之危言激論於此三致意也夫秉彝之良誰獨無之紛於利欲則昧所從事晰理未明則執而易偏因循中立非怠卽沮矣向使師儒之教素行士有同志俗尚敦龐平日講習旣明斯臨事守之也固先事信之旣篤斯當幾赴之也勇自能秉義貞志執德不回扶綱常以垂不朽立身行己漸入聖賢之域亦豈有他道安見人材之不古若哉宋明以來學校之設莫盛於西江故理學之儒後先相繼如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重修學記

八十四

七十六

曾文定歐陽文忠諸賢之學可攷也而余獨以袁州一記諄諄相告者萬袁屬也爲袁州言之也余行且有日矣諸君子守先儒之訓使余未成之志次第畢舉庶教化聿興人材輩出可翹足竢是誠不能無望於後策後之人有同志也至與余共其事者爲城守施士昌巡司馬昭遠司尉陳復球始終是役者爲楊辛二孝廉其協力同心經營勦事者爲貢生汪廷獻等生員郭邦泰等諸公例得竝列于石云

鼎建萬載縣崇聖祠碑記

程元度

邑令

國家臨御以來崇儒重道稽古右文辟雍鐘鼓之休

棧樸菁莪之化卽上古至治之世不是過也猗歟盛哉萬載古康樂地隸袁州之西北境峯飛紫蓋水繞龍河其星野之鍾靈山川之環秀發爲人才代有俊彥雖偏隅小縣而文風與通都大邑等歲丙午余承命來宰是邦下車日釋奠 聖廟仰瞻 殿宇之巍峩周覽門廡之峻整以及齋舍庖湑無不畢舉維新心焉嘉尚之竊惟聖學之昌明何莫非啟佑之前列此我

皇上所以有追封之詔也今 爵號渙頒而式憑無所

寧非缺典然則 崇聖一祠其可少也乃進諸生而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崇聖祠記

八十五

七十七

謀之以詘於工力對余喟然曰舉廢興墜皆守土責也况 崇聖祠乎爰出俸金鳩工庀材屬貢生汪廷獻董其事焉經始於丁未之秋迄戊申五月將次落成余適以鞫獄鄰邑因公誥悞□部議降調欽奉溫旨引見去有日矣諸生欲得余文爲記余謝不敏旣而請益堅遂勉書數行以誌其祠之成非敢云有裨於學校也後之來者勿致譏於言之無文其可哉

重建明倫堂記

許松佶 邑令

歲在戊申余以 朝命來宰是邑冬月下浣抵任循例釋菜首謁 聖廟殿庭聿新 崇聖之祠亦復□

煥惟神龕欹敝兩廡牌位未設稍有間缺成禮而□  
下就廊廡有碑屹然讀之卒業知施君之力爲多而  
程君踵成之者也不禁喟然嘆曰噫爲政不當如是  
耶嗣與博士師弟偕至明倫堂堂舍頽傾師生無復  
講道之處是殆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貽余以責者  
也余其旁貸耶重建之念切切胷臆第時已入冬轉  
瞬歲暮開春以來庶務孔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拮  
据數月粗得就理於是先新神龕繼設兩廡牌位而  
後謀及於明倫堂維堂公費繁鉅非一人之力所及  
因以進諸紳士而謀之諸紳士咸欣然景從用是釀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明倫堂記

八十六

七十八

費經營鳩工庀材閱三月而厥功告成旣塗旣茨以  
丹以牖書 聖經一章於屏八月初吉集紳士耆庶  
宣講 上諭并舉行鄉飲典禮宴於堂今而後師生  
時集講道微者顯幽者闡人人知父子之有親君臣  
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斯道  
大明庶民有所矜式焉於戲爲政必先於教化教化  
必本於倫常修而明之以止於至善治平之道不加  
於此堂不綦重哉余不敏且蒞事未久無有德教施  
之於民不敢文飾其說而惟是勤宣 聖天子恩德  
以期化民成俗之心孳孳不怠而於此堂之成余旣

喜爲教化之所由興而又嘉吾諸紳士之共勸厥成  
卽以質之施程兩君想亦必爲色然也堂之建始事  
於是歲六月初一日落成於閏七月終旬儒學教諭  
徐能宗訓導周溥督其成邑紳士舉人楊言唐裕猷  
貢生郭邦藩王敷教監生張士魁生員汪朝祖等董  
其事捐貲襄者甚夥不及盡書是爲記

學田記

趙孟琪 教諭

聞之見利思義孔聖垂訓經界必正孟子良法是以  
利之所在君子必公其心善其法以處之苟立法有  
義則人心服人心服而其法可垂之永久矣萬邑儒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田記

八十七

七十九

學有學田共叁百叁拾貳畝玖分壹釐陸毫原立四  
項名色一給貧士一給社學一贍兩齋一修學宮四  
項之田旣歸學管此各 憲立法盡美而盡善者也  
但悉統歸學管倘不預立條規則散給之際必且爭  
多競少管理者不惟任勞而且任怨矣用是剖晰至  
精絲毫不紊使管之者不煩受之者相信豈非公其  
心善其法以處之之道也哉今據原文以張令田五  
十畝給貧士查張令所置一段獨塘二十一畝九厘  
一毫一段藍田壹拾玖畝捌分柒釐貳毫貳絲一段  
新田一十三畝二分五厘大共五十四畝貳分零卽

以此三段所收之穀另貯一所除完糧及山河搬運耗折外現存穀若干令真正貧士須先造定名冊然後示期分給各持領帖齊集赴學親領但此項田內尚多四畝二分零應以三畝三分補社學不足之數除九分歸併學修項內此零星之數猶必清晰者蓋以每歲終造冊報 司庶與原文數目不至互異也又原文以徐令暨程守田給社學查徐程之田止四十六畝七分零尚不足數當以貧士田內所餘三畝三分補足其徐令所置一段東關外四畝七分二厘一毫一段泉陂院一畝九分八厘一毫程守所置一段

山河搬運耗折外兩齋各受五十畝之八其餘一百三十二畝九分零所收穀碩照時價發賣易銀除每年修葺外所餘之銀借縣庫存貯以俟蓄積充盈可爲建造

崇聖祠之根柢此與贍兩齋不分而仍分者也以上田畝既有四項而事權歸於一人其責成固不能辭然勸力必須得人將專任書役慮其朦混滋弊飽橐私室將信任家人又恐人地生疎欺瞞坵角尤不能作躬親履畝之計用是以立子弟代勞之方每年於兩庠中公舉一二位誠實者管理收支貧士社學諸務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學田記

八十九

八十一

其贍兩齋及學修二項亦借力總理此必公爾忘私亦必敏於治事者而後克勝其任也似此區畫清明分給公正豈非所以正經界而見利思義者哉以是而垂之千百禩之下可永久而無弊矣是爲記

重建康樂公祠記

袁寬邑廩生

謝公靈運之名垂天壤也固不因祠而重祠亦不必藉文而傳然予獨有異者古今文人才士其所以彪炳當時照耀後世不與庸衆同其澌滅者祇以其發攄之工繪藻之妙令後世操觚之家奉爲科律因其文以想見其人耳未有尸祝俎豆經陵谷滄桑而愛

慕弗諼如康樂謝公者蓋德業文章自古難兼夷考江右十三隄之名宦其爲文人學士者遥遥古今不過韓昌黎范文正蘇文定數人而已然數公者皆際得爲之時遇昇平之日而又有親民之責久於其任因以布其經綸綿其膏澤入人深而繫人思固其所耳若謝公者丁晉祚之末造值劉宋之多故負濟世之才而無所施蘊忠憤之畧而無可展於是寄情山水託志嘯歌而不知者或擬顏鮑或比二陸又或致疑其踈豈不過歟觀其荐長瑜識惠連論公閭潘陸具有卓識使得遭際聖明倚任綸扉則其豐功偉績

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康樂公祠記

九十

必有大過人者乃僅以先期世胄循習故事襲名爵土又未幾以廬陵獲罪再起秘書監復爲臨川內史尋爲永嘉太守皇皇席不暇煖其於康樂遺封亦如逆旅過客瞬息位號已耳乃康樂之人于公所游歷之處率皆著其本末誌其原委由是而境內山水蒙公之姓氏封號者指不勝屈傳至有明尚以名其橋又復建公祠宇則民之不能忘公者爲何如而公當日之所以撫綏吾民者又何如也其視韓范諸公殆尤過之又豈顏鮑諸人所可同日語哉今雍正八年邑侯汪公由長寧調萬旣董勉康樂橋之成又覩其

祠在橋之北岸堂宇湫隘且與釋氏雜處乃率口士謀所以恢廓之紳士素慕公徽烈共樂宣力咸推

江郭

君

之邦藩圖

高君岱等仔肩其任乃革其故而鼎新之繞

以垣墻華以丹雘宏敞巨麗視昔有加適公大常公巡撫江右復爲特製匾聯雲章燦爛不獨俎豆生輝亦使江山增色矣或曰謝公翩翩華胄絕無貴介習氣而才名卓犖馳驟千古又重以鳳超諸公之賢接武詞宗後先濟美積慶之所流卽靈爽之所在又何必於一州一邑之中沾沾焉俎豆之妥侑之歟予曰否否夫不聞眉山之言乎賢人之在天下如水之在萬載縣志

卷之十三

康樂公祠記

九十一

地中無往而不在也又不聞劉季之言乎季力經營奄有四海酒酣耳熱猶曰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况爲公星流嶽降祖父世守之區乎則謂公之靈爽實式憑之亦無不可惟是昌黎刺袁無擇爲之立廟范公守饒十朋爲之建祠穎濱治筠逢辰爲之崇祀而祖王諸公之政治文章亦復與韓范相埒殆亦惟其有之是以契之者耳今邑侯汪公訪公遺躅景行先哲拓新祠宇春秋展祀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異日者人過謝公之堂瞻其嚴翼思其重新之功不惟謝公遺澤流傳不朽而我侯尊事名賢

之功亦與之不朽也予雖不文亦安敢不述其興建  
之績俾侯與康樂公之名並垂天壤也哉至若碧流  
潏遶古栢參差長橋亘其前嘉林布其後足以妥公  
靈而壯廟貌者我侯暨紳士雅韻已曲譜其盛矣又  
何敢贅